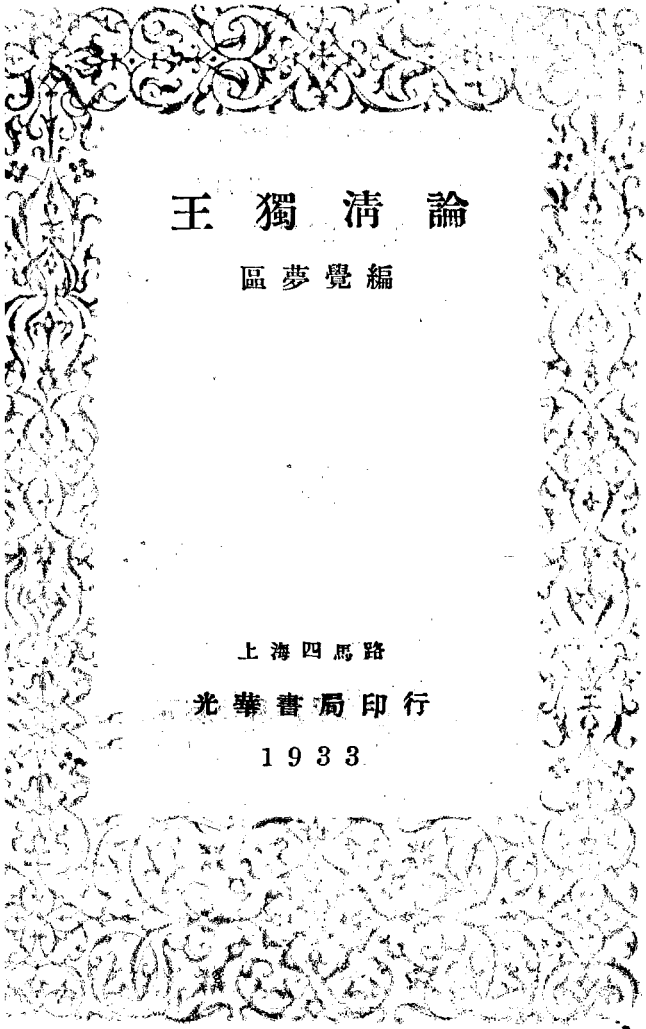




王獨清論

區夢覺編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論 清 獨 王

編 覺 夢 區

上 海 四 馬 路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 9 3 3

一九三三年一月付印

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

1—20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費二分半

前 言

我並不想做什麼著作家或批評家。我祇因為我一時的生活困窮，再沒有方法來解決這目前的難關，便編了這本書出來。我看這本書於我固然有益，但於人却也未必有害！

王獨清並不是一個歷史的英雄，但他的言論行動却處處惹人注意。我在本書裏把“是”他與“非”他的東西都放在一道，這種辦法並不說明我是滑頭，反正他總有他的歷史事實存在。人家如容許我說一句話，那我就要稱他為我們中國文藝界的“太陽”了，因為他時常受着兩方面人的擁護與

侮辱) (此地有點聲月: 下部一篇“王獨清與音韻學”是星期文藝來的, 但據編者所知王氏在“藝大”并未發過音韻學的講義。)

不過, 此地我要感謝的便是朋友余慕陶君了。余君能在百忙中抽空應我寫一篇“王獨清論”, 且能設法使本書出版, 自然是我的萬幸! 若說到余君這篇文章, 則更證明余君在藝術方面的素養更有足驚人。

好, “王獨清論”, 你朝着兩條相反的路線去吧! 去與愛你的和恨你的見面吧!

編者, 十一月一日。

目 錄

上 部

- | | | |
|----|-----------|------|
| | 前言 | 編 者 |
| 一• | 王獨清論 | 余慕陶 |
| 二• | 王獨清的戲劇及其他 | 編 者 |
| 三• | 王獨清的詩 | 祝秀俠 |
| 四• | 關於王獨清的自殺 | 鄭伯奇 |
| 五• | 楊貴妃之死 | 趙家璧 |
| 六• | 送王獨清 | 鐘敬文 |
| 七• | 王獨清印象記 | 李白英 |
| 八• | 王獨清的素描 | 讀書月刊 |

下 部

- | | | |
|----|--------------|-----|
| 一• | 王獨清!你要拖到那兒去啊 | 英 樵 |
| 二• | 讀“創造社” | 張資平 |
| 三• | 王獨清的憂鬱 | 樹 華 |
| 四• | 王獨清與音韻學 | 姿 屏 |
| 五• | 取消詩人王獨清 | 錦 軒 |

王獨清論

他的出身，著作，爲人……——

余慕陶

我的窮朋友，夢覺君，編輯好了這本“王獨清論”以後，一面特叫我抽空爲他另寫一篇整個的有系統的介紹文章，一面又要我對這本書當一回義務的校閱并要替他拿到書局去出版。這不消說是希望我能替他相當地解決他目前的窮境的。當時，我因爲同情朋友的可憐和他一向總不開口向人借錢的崇高的矜持，便就毫無遲疑地一一應承他了。

二

朋友之所以要我來寫這篇文章，自然不是爲我是一位有力的人，他倒因爲我是與王君比較接近且以爲我對於王君的出身，著作，爲人……都能很客觀的作一翻正確的評價的。朋友還親口對我說：目前的環境實在太殘忍了！今天的知己馬上就會多成爲明天的仇敵，今天是白的事實，明天就會變成爲黑的東西……王獨清自從在在中國社會表現其力量以來，時刻都有人發着暗箭去傷害他，這點尤其以去年一年特甚。朋友說到這兒時，我心裏實在有點難受了，同時，我也就不期然而回復到最近的一種事實來：比方××周報起始要他寫文章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後來該周報又自動的登着反對他的什麼讀者來信(?)和該報記者接着又壓抑着他答覆該讀者的聲明。朋友看見了我的沉默，便誤以爲我對他不高興，而言歸正傳地一五一十地再說：他這本書裏分着上下兩部，上部是輯了許多人對王君的作品批評，下部則都是嘲罵他的東

西。這顯然是個不能一致的“前後”，至少會惹起一般讀者也以為他是有意來使王君難堪的。但是他以為讀者大都是沒有什麼成見的，他尤其是相信王獨清的在中國文藝界始終是個太陽，在太陽照耀得到的地方，太陽固為該地的人所歡喜，反之，太陽照耀不到的地方，太陽也一定會給該地的人所咒罵的。可是咒罵的儘管咒罵，太陽總不會因咒罵而失掉其本來的光輝……

我的朋友的說話實在有道理；啊太陽，你被人們稱之為太陽的王獨清。我想我也不能不用我的些微的力量來把你的周圍的雲翳和你本身的缺點撥開來！

三

說到我與王君的關係也并不如我的朋友心中所認到的那麼深切！我同他發生關係還是民國十五年間，那時正是他在廣東大學主持文學院的時候，他在那時天天都在來去匆匆當中，實沒有好多閑情逸致來和南國一帶的文學青年周旋，同時，我

在那時候雖有文藝方面的嗜好，但因為當時的革命高潮，稍為把自身沉浸在實際當中的人，總喜歡研究一點新社會學，我畢竟還是當時的實際參加者哩！但後來因為同一位才由德國回來的，與王獨清君在歐洲時極友善的朋友——熊銳君同住的緣故，才在這個時空當中慢慢與王君認識而至於彼此都願意來稍為談談當時當地的一般青年運動情況而已。

我們的關係還在這個節段上，而南國的空前的歷史悲劇便開始了，後來彼此不相聞問的足足有兩年之久。天地畢竟是渺小的，我在南洋政府不容許我在該地僑居而回到上海來時，便又在這萬惡的上海街頭與他相會合了。久別重逢自然有一翻熱烈的寒暄，但事後又彼此做彼此的事，也沒有好多來往。

正式地說起我和他相得的時候怕還是他那一次到澳門去的。他在醫生診斷為患了肺病之後，便因為滬地不適於居住而決計到澳門去養病。他在澳門沒有半個朋友，因此，我才介紹幾個與我比較

相投的朋友來招呼他，同時，我在上海也答應替他按月在各方面給他籌點養病的費用。我這種意思始終是站在朋友的同情方面，但他却以為我忠實可靠，便在事後就事事都極願來和我談說，討論，商量。

他的身體，據我知道，直至目前還是十分不健康。時常乾咳，有時又失眠。像這樣的情形，我想怕就在環境很好且有很好的滋養都難得有善終天年的，何況又是目前的處處都得不到自由的情境！聽說他最近把什麼東西都當光了，且因為時常要搬家的緣故，竟至把他所最心愛的一些絕版的書籍都送到舊書攤上了，他是陷在這樣一個絕境了！

至於我個人呢，我也是差不多很久都與他不得有見面了，實在處在這樣一個求生不遑的時代，一切都祇好聽歷史的命運去安排。我有時雖然也會憶念着他，並且，有時當我在夜深人靜一想到他的悲慘的境遇，也會摩拳擦掌起來，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爭自由的中國大眾都不會起來，那他祇好在他叫喊自由及呼號自由到一生精力都完結

時，一死了之，一死了之！

四

他的出身，據他歷次對我說的大約是：

他是生在一個封建的家庭中的。他家在陝西長安城內，但是他的舊家却是在陝西“蒲城”，這便是中國古代詩人所說的“王陵年少爭纏頭”的王陵了。說起他的家庭，算是由“明代”一直到清末沒有斷過官僚的家庭。並且他還有一個很早很早的曾祖父，在清時曾官至“相國。”

當他出身的時候，那種封建家庭已到了破產的時期了。他的父親承襲他的家庭的餘蔭，在長安號稱名士，每日以詩畫自娛。他的父親的妻妾很多，但在他出生時，只剩有一妻兩妾了。他的母親便是兩妾中之一。因為那樣的₁家庭，子嗣是異常稀少的緣故，所以他在少時便很得家庭的寵幸。他是兄弟姊妹都₂沒有的。他的父親生他時已經快要六十歲，可是，據說他的身體還好，他對於他幼年時的教育也比較特別注意。他在八九歲時對於中國

舊時的詞章便可以成篇了。那時他的生活完全浸在封建的貴族家庭(破產的)之氛圍裏，那自然還讀不到其他甚麼。

不過有一點是比較特別的，便是他的父親雖然是個舊式的名士，可是他的性情非常剛毅，他畢竟是個北方氣質的人。但是他的母親是南方人的原因，所以性情却非常憂鬱。他好像是這兩種性情都有的，特別是憂鬱，在他幼年時期簡直已經到了高度。那情一半還是因為生長在那種家庭的緣故罷。因為凡是那種破產的封建家庭的子弟，神經過敏的多是免不了傷感的。

他的父親的死亡，接着他的母親的死亡，算是他一生的大關鍵：因為這樣，他才開始了他的流浪生活。

父親和母親都死後，他的家中的一切都操在他的嫡母和他的叔祖母的手裏，那時家庭中的空氣實在不能使他一日安居。適逢有個親戚願意助他學費要他去進學校，從此他便開始了他的學校生活。那時他已經是十二歲了。

學校生活過了兩年，可是這兩年中，他已經換了三四間學校。這點，我們可以知道當時陝西的學校是怎樣使人不滿意。

因為學費的中斷，他又不願意向家庭要錢，便向一個報館投稿，想藉以得些稿費。他這個願望畢竟達到了，並且還超過了他願望以外，幾次的投稿，竟受知於那個報館的經理，終把他聘去做了那個報館的編輯。可是不久的時間，他那個報館却因觸了當局的忌諱，在陝西那種封建的社會中，那個經理便被當局捉去打死了。這使得他不得不走上“亡命”的一條路上。這便是王君以後能不斷地前進的種子。

由於親戚朋友的幫助，他出了陝西一直到了日本後，他總算住了三年。這三年中實在沒有可以記述的。一切學業上的踴躍，都是憑着自修。但是窮困卻沒有一天離開他，終於給他逼到不能再在日本居住，同時又因為五四救國運動與日帝國主義不相容，在第三年的冬天，他一個人又提着他自己的破舊的行囊折回到上海來了。

在上海他又做了不滿四個月的新聞記者，此時他常在時事新報的“學燈”“少年中國”，救國日報的“新文化”做文章，後來得了一點資助，才又奔向歐洲。

在法蘭西，在意大利，在柏林，在日內瓦，流浪，一直流浪了九年的時光。這中間，他曾研究過歷史，生物學，考古學，希臘文學，拉丁文學……失戀，自殺，頹廢……沉迷於拉丁區的酒色中，埋頭於摹仿法文耽美派詩歌之製造裏，陶醉於 Florence Venise 等地藝術之欣賞內……又爲了生活，短時期的進工廠，充園丁，服務圖書館……貴族的往還，文人的結識，與巴黎最貧困的人們的交遊……——流浪，一直流浪到他自己幾乎忘記了他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了。

那樣流浪了九年，他早已不願再作回國的想望了。但那時因爲一個“五卅”大事變才提醒了他的靈魂，非回到中國來和同胞一齊受苦不可了。他終於民國十四年冬回到中國來了。那時他是二十七歲了。

回來以後，他就同郭沫若，郁達夫一同赴廣東，在廣東做了幾個月的廣大教授，接着又擔任了幾個月的廣大文學院的院長，一直到國民黨清黨時，他才又離開了廣東而回到上海來主持創造社及擔任上海藝術大學的教務長。

他的生命就是這樣一步一步來到了他目前的境地。

五

他的著作，關於詩歌方面有：“聖母像前”，“死前”，“威尼市”，“埃及人”及“十二月十一”；關於戲劇方面有：“楊貴妃之死”，“貂蟬”及“國慶前一日”；關於小說方面有：“暗雲”及快要出版的“我在歐洲的生活”。此外，據我所曉得的還有他在已停刊的“創造月刊”上發表的“復活”一首長詩及最近兩年來還積了好幾十首有長有短的詩。現在我因時間及篇幅的關係，祇能有系統地說一說他的詩，至於關於戲劇及小說則容後再來補充補充。

一說到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始，誰都會明白“五四”。但是，我們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誕生在“五四”，當然是有牠的社會基礎的，這便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乘着世界大戰，國際帝國主義放鬆了東方市場，藉以抬頭而終於達到了相當的發展。我們曉得凡是一個新的經濟關係出現在一個社會裏，牠必然先要把該社會內的應有的種種桎梏衝破，不然，牠就無從遂行其新的任務。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抬頭也不能例外。“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便是我們中國的抬頭的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揚棄中國的封建文明，另一方面則仿着歐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新的資本主義文明。這一時期的民族資產階級都是從北方或東南方面的大地主，如盛先極之流，出來的；同時，在這一時期的文化運動的巨子——陳，胡，亦都是破落的貴族出身。假如這個文化運動真能如他們所提出的口號徹底做下去，那中國的政治制度的確能走上到歐美的民主軌道。無如中國始終是半殖民地的國家，這即是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始終是有着前後兩

種敵人——帝國主義和被帝國主義所卵育出來的無產階級。這就逼得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非投降於本國的無產階級便是屈服於帝國主義。這便是中國新興階級的經濟沒有出路的說明。由於這種原因，所以代表中國新興階級的新文化的“五四”運動，不久也就分成兩大支流：一是回頭來與舊封建勢力相吻合，一是一直走到最前進裏面去了。前一派的代表是胡適之，後一派的代表是陳獨秀。目前的中國文化還始終逃不出這兩個派別。

王君本身的文學史便是中國十餘年來的文化運動史。更具體說來，他本身是並有了胡陳的兩派思想。我們一讀他的第一部詩作——“聖母像前”，我們就能在這一本薄薄的東西裏面找出他三種人生出來：

第一是破落戶的封建貴族的身世的哀愁，這一種哀愁的表現便是“五四”前夜。因為王君在這個時候已經預感到中國在受了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封建勢力必然是死亡。這樣，封建貴族的下場當然就會有預料不到的苦況的。我們看他在“聖母

像前”的結語：

現在我醒了，醒了：

我眼前的馬利亞，我心上的顏氏女！

智慧是由悲哀造成，悲哀是永遠不死！

哦，智慧的尋求者！哦，我！

我要先尋求悲哀去，

我要以悲哀的尋求，爲我人生的開始！

其次，我們又在那首“流罪人語”一詩中，可以在他開頭所引的 Sophocles 詩劇的一段希臘文——即敘述一王子變爲乞丐者，覺得他仍然在爲着他的身世苦悶，仍然在爲着爲整個中國封建階級的下場悽惻。可是，他在這樣慘灰的途上却有一些兒直覺到他祇有前進去的曙光。這點，我們看他的“月下的病人”：

夜靜了，只有冷白的月兒照着我寢路。

哦，叫起我 Nostalgia 的是我腳下的粗

暴死葉聲…

可憐的故鄉喲！那裏剩了些半頹的墳，那裏剩了些已枯的草，那裏剩了些落花化的泥。

可厭的故鄉喲！我在那裏失了些羞，我在那裏發了些狂，我在那裏造了些哄人的愛。

懷疑而作難的我…

但是，風在我身後不停地哭，我却禁不住在這月兒照着的路上走得更快了。

第二是五四運動的浪漫派的表現。他在這個時候好像是新生了，好像祇在用他的力量叫喊和呼喚。他在這個時候真像是英國的拜輪。拜輪離了他的祖國到處浪遊，他也是離開了他的故鄉，他甚至離開了他所僑居的巴黎，隨處去流浪流浪。拜輪

做“哀希臘”，“別雅典女郎”……他也做“吊羅馬”，“別羅馬女郎”……我現在把他的“吊羅馬”的第五節抄下來，讓大家來看看他新生後的生命力的跳躍罷！

歸來啲，羅馬魂！

歸來啲，羅馬魂！

你是到那兒去遊行？

東方的 Euphrates 河？

西方時大西洋的宏波？

南方 Sahara 沙漠？

北方巴爾幹山脈的叢雜之窩？

哦，那一處不留着往日被你征服的血痕？

難道今日你爲饑餓所迫，竟去尋那些血痕而吞飲？

你可聽見尼羅河中做出了快意的吼聲？

你可聽見 Carthago 的焦土上吹過了嘲笑
的腥風？

哦，歸來啲！歸來啲！

你若不早歸來，你的子孫將要長死在這

昏沈的夢中！

——唉唉，Virgileius 與 Holatius 的天
才不存！

Livius 的偉大的名作也佚散殆盡！

這長安一樣的舊都呀，

這長安一樣的舊都呀，

我望你再興，啊，再興！再興！…

其他如“但丁墓旁”，“Adieu”，~~une~~ une jeune vag
abond persone”等等，則有如 Larmaltine 的“沉
思”集中的諸抒情巨製的風韻。

第三是王君的象徵派的情調藝術。這點的確
是王君的特色。說到這層，我們曉得詩歌的歷史，
在西歐是古典主義過了便是浪漫主義，浪漫主義
過了便是象徵主義，象徵主義過了便是目前的新
寫實主義的革命詩歌。西歐在每一種運動由開始
到結末總得有幾十年的時光，因此，要一個作家能
一身包括幾種運動而且要是這幾種運動的獨創者

或參加者和完成者，實在是沒有的。我們拿活了要一百歲的法郎士來說，他雖然是親眼看見過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象徵主義，但他本身却不是這種種主義的參加者和完成者。又，比方中國的郭沫若雖也是中國浪漫派的一時了不得的詩人，然而過了這浪漫派的時間以後，便寫不出其他形式的詩歌來了。

但是，王君却不爲時代所界限。這點當然因爲中國的環境根本上就和西歐的不同。中國資產階級抬頭的時候，西歐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盡頭了。因此，西歐每種運動有幾十年的歷史，而在中國則儘是加速度似的在十餘年內演盡了西歐百年左右的種種運動。現在，我們來看看王君的“我從Cafè 中出來……”牠的形式，情調，字句，韻律…簡直就好像把他當時漂泊在巴黎，同時又時刻在懷念着故鄉的情景，跟照像一樣照出來了。記得關於這首詩，鄭伯奇君還在“洪水”上發表過一篇極端讚美的文章。

我從Café 中出來，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那一處走去，才是我底
暫時的住家……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我從Café 中出來
在帶着醉
無言地
獨走，
我的心內
感着一種，要失了故國的
浪人的哀愁……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王君這種情調藝術經過了“死前”到“威尼市”便算到了極端了。“死前”一書，王君完全是浸溶在傷感主義裏面。王君在“死前”裏所做就的功績便是獨創了中國未有之詩的形式，疊字疊句，及運韻，Sonnets。至於“威尼市”呢，王君在技巧方面的確是做到了再不能有的成功了。我們隨便把裏面的任何一首詩拿來諷誦一遍，我們都可以看到王君在那裏限制字數，追求旋律，選擇韻脚……關於這一層，該書的代序已經說得很明白，我想讀了這本詩的人自然都會明白的。

我們在乘着一隻小舟，
却都默默地相對低頭，
這小舟是搖得這般的緊急
使我心中起了傷別的離愁，
憂愁，憂愁，憂愁，
我知道你呀，你是不能挽留！

這河水是泛濫着深綠，
幾片落花在水面輕浮：
我們都在和這些落花一樣，
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地飄流。
飄流，飄流、飄流，
我知道你呀，你是不能挽留！

像這一首詩，王君在這裏所表現出當時在“威尼市”河裏划舟的情景，和他對於那種情景的觸目傷別，我想我是找不出有另外好的說話可以來形容牠了。可是，這却是王君的象徵主義詩的死境了。這即是說王君如不再從這樣的個人主義的氣的氛圍衝破出來，那他便再沒有生命了。記得從前有一位英國的大著作家，由幼年時到壯年時一連寫了不少的大著出來，但是到了老年便大約因為思潮的乾涸，以致再不能提筆爲文了。他從此便天天跑到近他所居住的圖書館去陶醉陶醉在他以前的作品裏。這即如我們中國六朝時，極副盛名的，做“恨賦”和“別賦”的江淹也是一樣的。我想王君

在他寫了“威尼市”的詩篇以後，如不能轉變過來，那他就祇好學着那位英國的大著作家和我們中國的江淹一樣，不能寫而祇好自己去吟哦他自己的過去的作品了。

然而，王君畢竟是感應性最強烈的天才（如有這兩個字的話）！據我所曉得，他製作他這兩部詩作的時候，便是“五卅”快要降臨的前夜。他一方面預感到無數同胞的死的恐怖，另一方面又意識到個人主義的藝術的死亡，便就踢翻了象牙之塔的門兒，兩腳走到十字街頭來，再努力前進去做這悲慘的時代的信號。他這一個再前進的努力便在他所搜集的“埃及人”的詩集裏了。這本詩的開頭，“埃及人”，便是他因“五卅”事變所激發出來的“民族狂潮”。他利用“埃及”人來代表我們中國人。我們在他這一首詩裏，總好像看見他血淚俱下似的叫“埃及”人應早日猛醒，猛醒！

其次，王君這種空洞的民族意識，到了他的“我歸來了，我的故國！”一詩，便表現得更為具體了。他知道要救民族絕不是空空的叫人猛醒就可以了

事的。這兒，他便把握了模糊的階級意識了。

唉唉，這算是我十年不見的愛慕的故國！
這算是我久想踐踏的繁華的上海！
我現在是只有苦痛的沉默，苦痛的沉默，
我，我恨不會死在那流浪的海外！
我親着這兒慘白的地土，
我的心却像是被烈火掩埋！
像這樣的故國於我何有？
只向我送着無限的失望，悲哀…
我祈禱這些馬路上被巡捕打着的工人，
我祈禱那些被灰撲着的苦力，
我熱烈地祈禱他們，我熱烈地祈禱他們，
祈禱他們更換這兒慘白的色澤！…
——哦，起來，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把這慘白的故國破壞！破壞！

王君在這首詩發表後不久，便與郭沫若和郁達夫等親身到廣東去參加當時的國民革命。他一

到廣東便在廣東大學任教授，旋即積極革新該校的文學院，使這一學院的青年爲南方青年運動的中心。等到廣東國民政府北伐時，王君便由教授升充爲主持該文學院的院長，從此，天天與學生青年一道，極爲青年學生所擁戴。直到廣東的空前的歷史悲劇發生後，他才隻身回到上海來。他因爲在革命浪潮中過了幾個月的實際生活，且又目擊了當時——“四月十五日”的狂風暴雨，所以他的階級意識便非常濃厚了。這層，我且把他的“別廣東”一詩錄一節出來：

再見，廣東！再見，廣東！再見，廣東！

不知道我和你何時再能相逢！

不過我相信你是決不會永遠地這樣存在，

你總有一天會把這白色趕去——我也會

再來！

哦，再見，再見 再見！

現在我抒着我的悲哀，等候和你再見

我希望再見你時，是血旗飄揚的一天！

血旗飄揚的一天！

王君的詩，從“我歸來了，我的故國”以後，便很快地轉變為民衆自己的喊聲了。他以前那樣追求字數，旋律，音節，情調…至此便一無所存了。我們一眼可以看到王君此時的詩，就是用很隨便的形式，用很淺顯的詞句——有時長而有時又短的詞句，配合新大衆的一起一伏的氣息，表現着革命的情緒了。他這種轉變直到他的“十二月十一”出版之後，才完成。

說到這“十二月十一”更是中國自有詩壇以來的唯一創舉（還怕他是有先鋒派的傾向）。牠的題材，現在姑置之不談，我們就看那書上排得那樣錯雜的又大又小的字，那樣急劇的情調，那樣素描式的表現…簡直和當時當地的革命民衆，久受了壓迫的革命民衆，在那無限制之下，這裏放火，那裏轟手溜彈…的現象一模一樣。

王君等這本詩的確是受了俄國的Block的“十二個”的影響，但“十二個”所啓示的是十二個革命

戰士在俄國沒有革命局勢之下，一個一個殉難的情形——到了第十二個時，革命才起來的情形，故其本身在表現方面，不是“未來派的“動”的和“力”的表現。可是，王君的“十二月十一”可不相同。因為牠的內容是革命高潮的最後一盪，革命民衆滿望着革命勝利的當兒，故在表現方面却比“十二個”更來得是“動亂”，“有力”...

“十二月十一”的確是“未來派”的作品。“未來派”本來是反革命的東西，因為牠本身是產生在歐戰前後，讚美戰爭的“動亂”的藝術，這恰恰與好殺好戰且常為個人有犧牲多數人類的資本家的目的意識相吻合。可是王君在這方面却相反。他能利用“未來派”的長處“動”和“力”，來鼓勇沉悶得異常的新大眾。他這一方面的功績至少有如俄國不久才自殺的未來派的詩人，馬也可夫斯基，在俄國所盡的一番功績！

六

以上，我把王君的思想路線一一說明了，現在，

我就進而說一說王君在他的作品上的藝術手腕。

王君的詩的形式最複雜。這，由目前的中國詩壇看來，怕還沒有第二個人像他那樣多方多樣表示的。他有時是分行押韻，有時又是散文，有時又是散文押韻，有時又是詩和散文一道，有時又是疊字疊句疊韻…最特別的莫過於“最後的禮拜日”，“歸不得”，“Siene 河的冬夜”。

“最後的禮拜日”大概是王君讀了 Jules Laforgue 的“冬日來了”以後作的。他主要是描寫當時的法國冬天的自然景緻及一些人，特別是獵人在這冬天所做出的狩獵的情形的。他開頭是那樣疊句疊字攪得好像雜亂無章，其次則由看到一種特別的情形便聯想到別種事物的生死；例如他由所走的路，就聯想到路上的落葉，由落葉又聯想到葡萄，Marronniers …至於“歸不得”與“Siene 河邊的冬夜”，則雖是散文，但可以分開一行一行來：

秋風起了，Populus 已經在動了搖曳。

啊，到處都是黃葉，引人傷感的黃葉！

我，飄泊得好像無籍者的我，
還是照舊踏着異國的土地，
却越發頹唐得不能有一刻的振作，
不能有一刻的發揚，
在這秋明中抖着兩肩，
向着東方遠望。

這兩節是從“歸不得”裏分行來的。第一節的押韻是“曳”和“葉”，第二節的押韻是“揚”，“肩”“望”。至於“Siene 河邊的冬夜”又是：

天上的月色有點朦朧，
隱約地可看見這幾個人影：
都是容顏瘠瘦，
都是亂髮蓬蓬，
都是裹着件襤褸的短衣，
像死了一樣的臥着不動。

你們可會記得那過去的戰爭？
你們是怎樣爲了故國去犧牲！
血泊塗污了你們兩手，
炮烟燻黑了你們雙鬢……
到現在，他們都吼起了“馬賽歌”歡祝得
勝，
又有誰來管你們這些退了伍的兵！

第一節是“臚”，“蓬”，“動”押韻；第二節是“爭”，“牲”，“兵”押韻，像這樣的形式，在中國，的確是王君的獨特的表現。同時，王君却又能處處配合其所表現的對象來決定其詩的形式。比方；他做懷古式的“吊羅馬”，就用Byron的“哀希臘”；傷感的，如“我從Cafa中出來”和“威尼市”的第八首，便同Verlaine的“秋歌”，字句相同，斷句分行……他如“埃及人”一首，因爲要激勵“埃及人”振作起來，便重字重韻，頓挫抑揚，可以唱，又可以製譜。“動身歸國的時候”，這一首是散文兼韻文的詩，這種形式祇有法國象徵主義的大師，Rimbaud，才用過的。

七

現在，我來說說他的爲人：

王君的詩雖如我上面所說的做得那樣令人無可置喙，但他的爲人却是有缺點的。他始終是詩人而不是政治的文學家，故他很容易同人家好，好時也很容易上人家的當，同時也很容易同人家壞，壞時就弄得大家都毫不來往。這層，拿他在“展開”第三期所發表的“創造社”做根據。雖然，他倒不像張資平君所說的（請注意後面的讀“創造社”）那樣利害。

王君本人，在大體方面說來，是有幾個錯誤：第一，在他積極參加第三期創造社時，他不能認清中國的路線而一味盲從頭上的指導者。這固然是指導他的人的錯誤，然而他自己本身却也不能辭其咎。尤其是，他不但死心地相信他頭上的人，他還進而具有先鋒派的傾向，以致一個很有歷史地位的文學團體，創造社眼白白地給封閉了。例如，王君在那個時候能稍爲明白當時的情景及應進應

退的革命策略，以第三時期的創造社，轉復為失却了政治生活的青年大衆的爭民主爭自由的唯一出版機關，那創造社便未必會遭受目前的損失的。創造社如能維持下來，那末，牠這兩三年來在革命方面所盡的功績，自然是一言難盡了。

其次便是王君不特是非政治的，並且也是非事務的。這點的確是王君生平最吃虧的地方。他對於任何問題的討論，都難得在原則方面下手，並且也難得從現象的對比方面下手。但是，這倒不是張資平君所說的一樣。張君在他的文章裏所表現的中心思想，並不是批評王君，他倒是向讀者聲明他是因為五百元而出賣了王君，又因為他要替成仿吾君同情而致暴露出成君因對王君的無誠意，終給王君打了個耳光。王君一方面是**非政治**，另一方面又**非事務**，宜乎他在那個時候是沒有辦法來駕御當時內外都在不寧的創造社。例如他在“展開”方面所發表的“創造社”同人**是事實**的話，那真虧得他在成仿吾君走了之後，把創造社竟還能支持將近一年之久！

第三，王君不免還帶有點英雄領袖的色彩。這層，我們自然是有可原諒的。因為一個個人主義的文學家，能像他儘管轉變的，已經是非常之難了。他這方面的表現便在他在“展開”方面所發表的“創造社”一文。不怕他是口口聲聲在說他是客觀的在分析事實，然而事實總會使得人家來誤認他在發揮他個人的領袖的歷史。固然，當時的創造社的同人，要澈底地說到誰是有正確的路線的，自然都談不上，然而彭，李，朱，馮…却是一時的好角色，他們的力量却不能一口抹煞的。

最後便是王君的爽直態度。這在某種觀點說來是中國文人的惡習，這種惡習自然是封建的殘餘。王君一向想保持其文人的態度，見事無不言，且言無不詳，故常引起友人的暗傷。其實，處在目前一個什麼都是“有作用”的社會，爽直斷斷解決不了的。換言之，把一切事體都應當作是若有若無看待，否則，必然會開罪於人的。張君之所以罵他爲“挑撥離間”者，也許就是王君這層爽直。

然而，一切事體却已經過去了。我們儘可不必去怎樣追回和失悔過去。不過，我們却願王君能在再進一步的自我批評之下，承認這幾點錯處，特別是他沒有政治地領導第三期“創造社”的錯誤，或簡直把牠寫出來，使大家好來明白王君是怎樣地“新生”過來了。

最末，我們希望他從此會更政治，且希望他能把握住正確的鬥爭路線！中國現在還沒有Demian Beduy, Mayakovsky, Gorky，這大概是落在他身上的，王君，我就此祝你努力，努力，第三個努力！

王獨清的劇作 及其他

區夢覺

王獨清的劇本，專論的人還像很少。但是我覺得他的劇本的重要性并不下於他的詩作。一般人提到王獨清時，只是提到他的詩的藝術，他的詩的功績，——自然，王獨清是一個詩人，他的劇本，他的小說，甚至他的論文講演都不能脫掉詩意，尤其是他的戲劇，簡直也可以說是滲透了抒情的發揮的。但是，我們只要過細一研究他的劇作時，我們便可以發現他確也是一個劇作的能手。

他的爲人所知的兩本歷史劇：“楊貴妃之死”

與“貂蟬”，可以說在中國是空前的。

在中國現代寫歷史劇的還有一個郭沫若，但是依我看來，講技巧，講舞臺效果，講結構的宏大，那都不能夠和王獨清同列。“楊貴妃之死”和“貂蟬”算是給中國新文學的文壇上建立起了悲劇的宮殿。

但是這意義却怕不是作者的心。因為他在“楊貴妃之死”的“作者附言”和“貂蟬”的序中再三地聲明他作這兩個劇本的目的，是在“宣傳”上面。若果作者的話是對的，那麼“楊貴妃文死”是民族性的，而“貂蟬”則是為自由而鬥爭的呼喊。

在內容上說，無論如何“楊貴妃之死”是階級意識幾乎沒有的作品，“貂蟬”自然是要進步了許多，但終究還不能說是徹底的。自然，這中間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那便是歷史劇是不容易（幾乎是不能夠）達到宣傳現在思想的地步。因為無論怎樣，總要為歷史的事實所限制。這層王獨清也是早已明白，他在“貂蟬”的序上自己說道：“……我只是把歷史當成一塊火山傾陷了的名勝的土地，我要

在牠上面用我底情熱從新地建築一所有生氣的建築物出來；我所採取的石頭不妨是太古的化石，可是我不把牠們僅僅作為陳列的死物去看待，我一樣用我底情熱把生命的火力吹進牠們底身中，使牠們成為我底新的建築物底新的原料；——我底歷史的藝術觀便是這樣。……”

這是他的大胆處，有創造力處。真的，要寫歷史的戲劇，這種方法是一個最正確的方法。“貂蟬”確是做到了這樣的地步。但是，我們却不能忘記：這種方法雖好，但是也要在相當的材料下纔可以去做。“貂蟬”一個故事，確也是一個好的材料，不過畢竟是一個封建的貴族的故事，所以作為雖然使歷史人物“大部分都予以變更”，但實際上還是不能夠如他所計劃的那樣徹底。“楊貴妃之死”則更因了這個原因，也只能是一個羅曼諦克的戲劇。

但是我却不能不承認這兩部戲劇在牠們本身的巨大的成功。“楊貴妃之死”是曾經轟動一時的，聽說日本已有了翻譯，法國 Monin 也曾翻譯到歐

洲了。不過這個劇本的短處卻是不能否認的：那便是作者想表現民族的力量，却結果並沒有充分的表出來。據他說他對楊貴妃是要她成爲 Hysterical 的，這層自然是成功，但是似乎還也應該再充分一點。唐玄宗卻是很好，作者似乎對於這種男子的典型是狠善於表現的，“貂蟬”中的王允也是同樣做到好處。

“楊貴妃之死”和“貂蟬”的技巧，那卻是沒有可指摘的了。作者有一個特殊的能力，便是能把一點歷史的事實用來擴充到奇偉的宏巨的高度。我們只要看兩部偉大的戲劇的末幕，那種魄力可以使我們神經動搖得不能自制。日本某雜誌上說王獨清的戲劇是要在美國的大劇場纔可以上演，這是對的。他的劇中的頂點是能把人完全攝取到“忘我”的境地。“楊貴妃之死”中的第四場是一個頂點，這場我們卻看作者像運用了象徵派戲劇的手法，用沉默的一幕表現出莊嚴恐怖。梅德林克用這種手法時用音樂來充實觀衆的感覺，但是我們作者在“楊貴妃之死”的一幕中卻用了風聲來代替這

一必需的條件。“貂蟬”的頂點自然是第五幕第三場了，那是一個動人的同時是有力量的一場。作者的魄力的偉大是我們可以一看便知，他的逐漸緊張下來而使人也跟着緊張的能力是狠可驚的。

總之這兩部戲劇是中國現代文壇上唯一的悲劇創作，這層已經給作者留下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其次，作者是能用美麗的字句的，他在這兩本戲劇中所用的語言真華美到極點，同時卻是最動人的。現在且摘出兩段在這里罷：

楊貴妃（好像很久沒有說過話一樣，聲音枯塞得快要半啞了。帶着一種神經的劇變，她勉強地繼續地向着前面的天空訴說。）

這晚總可以看見，總可以看見……那遠處，那遠處……是這個方向了！那遠處霧濛濛的一片，是的，是的！——噫，長安呀！長安呀！我們要永別了！你底繁華，你底偉大，我至死追念着，至死傾慕着。我知道我底罪過，我知道我現在是應該死的，但是，長安呀！我始終愛你，我始終愛我們中華民族，我是只要你健

在，只要我們中華民族健在，我個人底一切是儘可以取消，儘可以滅亡的……唵，長安呀！長安！呀我們要永別了！你是我們中華民族產育文化的都城，你是我享受人生苦樂的地方，我因你成就了我過去種種的生活和最後的人格，你也因我增添了繁華，富麗，又陷入了荒廢，敗傾……——唉，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成了這樣一個與民族有關係的人！……但是長安呀！在你那里我驕傲過，嫉妬過，在你那里我受人尊敬過，也受人指摘過，並且在你那里我歌過我不願歌的歌，舞過我不願舞的舞，我做許多忍辱的事，許多強自爲歡的事，不過，在我那里我卻受過真正愛情的陶醉，真正愛情的甜蜜，真正愛情的熱烈和真正愛情的痛苦……（她突然止住了她底說話，她底眼光改變了方向，向遠處尋看了一刻，最後乃認準了一個方向，得興奮地叫出。）——哦，哦，那兒是河東！那兒是河東！安祿山，安祿山，安祿山……唉別了，別了，永遠地別了！現在你那

兒知道我是這種情形！你那兒知道我底哥哥，我底大姊，我底三姊都慘死了呢！並且你那兒知道我馬上就要絕命，就要和八世底一切告辭！但是這不是你底過失，我知道你是愛我，你是千真萬真的愛我的……（昏迷的狀態）哦哦，安祿山，我看見你了！我看見你了！我看你正是全身的武裝，騎在馬上指揮着你的成千成萬的戰士……哦哦，你真英武！你真英武！我知你那狂熱的血液中正流着愛情的溫柔生命……哦哦，我愛你，愛你！你那雄偉的身裁，你那強健有力的氣魄，使人一見就感着愉快與渴慕……我也知道你不是我同種的人，但是，但是我總覺得全中國底人都沒有你那樣能使我感着愉快，感着渴慕的！我總覺得惟其你不是同種的人纔可覺得可愛！……一唉，愛情！唉，祖國！我被你們兩個苦悶到不能解決了！你們兩個在世界上就是這樣的衝突！難道你們就永遠不能調和，永遠要有犧牲着無數的人類？……唉，總之，別了，別了！安

祿山，安祿山，你現在雖然還是那樣英勇，那樣奮鬥，只怕一得我死的消息，也不能再生活下去了！……

（“楊貴妃之死”第五場）

呂布（發狂地擁抱她。）

甚麼？我底貂蟬，你說什麼？我沒有聽清楚呢……你再說一遍罷……不過，你這句話說得我心裏好過到這個樣子！你再說一遍，再說一遍……你爲甚麼閉了眼睛呢？……哦，你也愛我？那你回答我一聲，是不是第一次見我的時候便愛我呢？回答我一聲罷：是不是呢？

貂蟬

是的呢……

呂布

哦哦，我底貂蟬！我底貂蟬！你這個話怎麼像強烈的醉酒一樣，使我底精神猛然間就醉了呢？哦哦，你這句話就好像夜間落在芭蕉的露水一樣，就好像四月裏的晚風在水面上吹過時起的微波一樣……你這句話從我底耳朵中經過一直落在了我的

心上，我底心被牠引得不能靜止了……你覺得麼？我底心要跳到我胸脯以上來了……哦哦，我底貂蟬！我底貂蟬！真的你這句話一落在我底心上，我好像覺得這世界便倒塌了，毀滅了……但是你覺得我底心在跳嗎。哦哦，怎麼？你底眼睛不睜開嗎？原來你底心也是在這樣的跳呢！……現在我底心可貼着你底心了……

（“貂蟬”第五幕第三場）

作者確是一個抒情的巨手，這是怎樣也不能否認的。

不過他的戲劇的過程同他的詩一樣，從羅曼諦克走到“ИДεc”（“十二月十一”——他的詩集。）要是我們一讀他的“國慶前一日”，那簡直是和前此作品如出兩人了。

聽說他對於“國慶前一日”是特別滿意，他在“暗雲”的序上已經說過。日本雜誌上翻譯這篇時，他附記着說牠是一篇新的作品。若照作者一向自勉的“宣傳”上說時，這篇戲劇是做到了。牠不但說

明了國慶的意義，而且是一個煽動的劇本。階級的意識像火一般的明瞭，技巧方面更是特殊的成功。那種用一個人支持一場，在歐洲戲劇家本是用過的，如像 Wittfogel 的“逃亡者”便是。但這種作法往往不能免除獨白，作者卻是避免過了。他在臨末時使劇中唯一的角色跑進去跑出來，裝有其事，並且能使觀衆興奮到極點。

我狠希望王獨清依照他“國慶前一日”的手法在多創作些戲劇出來。中國雖然叫囂着戲劇叫囂了狠久，但是真的社會劇還在萌芽——甚至還沒有萌芽。王獨清是應該担起這種任務的。

他的小說只有“暗雲”一集，聽說這部書原稿並不止這麼一點，書店方面是因爲有些太過激進，竟刪成那麼一本。我們的時代既是如此，我希望王氏再製作“國慶前一日”一類作品，也怕只是一個空頭希望了罷？……

目前聽說他底“我在歐洲的生活”要出版了，這個是作者的自傳同時也是小說。我們希望牠是一部歷史上有意義的作品。我們知道作者生活的

複雜必能給我們一個寫實的讀物。

在王獨清過去的作品中除了詩和戲劇小說外，我還會讀有他的“獨清譯詩集。”他不大翻譯，但是因為懂得許多外國文的緣故，一翻譯起來卻是非常成功。“獨清譯詩集”中的翻譯都等於創作，自然是成功而最高的翻譯！

我的話再不拉扯了，就在這兒停止罷。

王獨清的詩

祝秀俠

在思想方面，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這兩個時期思想上的表現，剛剛成了背馳的方向。在前是充滿着頹唐的悲感的情調，代表世紀末傷感主義的色彩，在後則已經踏上人生奮鬥的路上，明白認取了時代的需要，確定了努力的途向，吶喊出大多數被壓迫民衆的呼聲。

他這種轉變，一方面固然由於自己的醒覺，一方面却實是由於環境的刺激，在五卅事件未發生以前，作者的詩章裏面，是重複詠吟着死灰的調子，

不是失望的悲哀，就是流浪的感嘆。不是傷逝的惆悵——便是徬徨的痛苦，這時作者人生，的確塗上一層黯淡的灰色，沒有一點振作，沒有一點興奮，他只能做着回憶的夢，向着萊因河畔唱着：“回憶罷！回憶罷！我願的心呀，就儘管這樣在沉夢中安眠！”他眼前所看見的：“是死在緩緩地過去”他心裏所願望的，是“快到地去，去作永遠的安眠！”無往而不表現頹喪和悲觀的情緒，在他給仿吾和何畏的信中他曾明白地告訴我們：“我這個人可以說完全被傷感宰制了。無論遇見什麼事，總是一味地傷感。”（前後P.76）但當他回國之後，眼見這國內的糾紛和社會上一切的缺憾和不平。他的思想便劇烈地發生變化！這其間，他曾流露過狹義的愛國主義的思想，如他“弔羅馬”一詩的尾後：“這長安一樣的都呀！我望你再興！啊，再興！再興！”又如詠“埃及人”及“動身歸國的時候”——“我是中國人！光榮在我靈魂中存在”等詩句，我們都很容易瞧得出這是帶有淺薄的國家觀念的！但是，成就了他思想轉變的橋梁，不久他就糾正到光明的大路上，前

後判若兩人了。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在這偉大的社會變革的時期”每一個文學作者要謀慮到自己前途的進展，非把他那帶着資產階級的殘喘底個人的頹廢傾向根本剷除和轉變方向不可。因為那是爲這個時代所不需要而且相反的！現在，我們不能不承認作者是日前中國一個思想進步的作家！雖然他過往是怎樣的頹唐，消極。但是曝露他過往的混亂的思想時，對於他轉變的態度更值得欽佩。

在這裏，我們把他的作品重新檢閱一下。“聖母像”前和“死前”，都是前期的作品。前面說過，作者是一個多感的詩人。因爲他的情緒就特別纏綿而沈痛，在技巧方面講，前期的作品是有相當修練的。形式上和節奏上，多少是傾慕看 Byron 的風味。“弔羅馬”和“失望的哀歌”是顯著的例。（拜倫有名詩曰“哀希臘”）我們誦讀着作者無論那一首的詩我們又知道作者於音節，色調方面很是注意的。作者曾經說：“我想學法國象徵派的詩人，把色(Coul eur)與音(Musique)放在文字中，使語言完全受我

們操縱”關於這一點，我以為僅是形式上的美，詩的優劣却全在於詩的內容，換句話說，即在於詩的內在的生命，詩的文字底表現只求適合于Inspiration的抒發。不必去勉強雕琢成情緒以外的另一錯覺，即是說，形式只求其能符合於內容的表現便算罷了。詩可貴，決不在淺薄的技巧上面，而在於詩的本質！所以作者前期的文藝態度，無可諱言的是唯美派的傾示，因為他祇側重於表面的技巧，未充實自己的內容。

“聖母像前”的作品，可說是他前期思想的結晶，裏面所呻吟的正和他篇目差不上下的可分為（一）悲哀，（二）失望，（三）頹廢，（四）漂泊，（五）傷逝，這一切都是作者以前心情的反映，在序文裏頭他自己說：“我是個精神不健全的人，我有時放蕩，我有時昏亂，但我却總是就近着悲哀，這兒，就就是我那些悲哀的殘骸。”(P·I)因為他是一個天涯流浪人的原故，他極力追慕但丁，極力追慕屈原，差不多他承認過自己的身世和但丁，屈原有同樣的比擬，我們看他的“前後”的信，便可以知道以前是怎

樣推崇他們。其實但丁是一個貴族的詩人，屈原簡直是一個淺薄的國家主義者。他們浪蕩的生活，悵鬱的感傷，瀆極的行動，與現實社會是沒有一點幫助的。

若單就作風上來說，我很愛“弔羅馬”一首，又沈痛，又紆迴，又絳繭。如像怒潮般的情緒，卻齊集到冷靜的弦上，一聲聲的彈發出來。

在作品上。作者有時情絳纏惻，有時情緒奔放，有時含着沈默的深情，有時却抒發出緊張狂吼的聲調。

如“別了”一首是屬於纏惻的，“歸來”一首是屬於奔放的Sonnets首是屬於沈默的深情的，“動身歸國的時候”一首是屬於緊張狂吼的。他的風格，除了擺倫的傾向，還受着Keats, J. Laforgue諸人的影響。在他的每首詩裏面，大概很容易尋出重複的句子和重疊的字也許有些人很討厭這些疊字疊句的詩，但在他的詩章裏面却并不感到乏味，反而覺得有力地振動我們的感情。這也是適合於表現他那悲哀沈醉的情調的原故。J. Laforgue的詩也是

歡喜這樣，作者曾自承認過 Laforgue 是他精神上的 maitre，可見他是如何的受了他的薰陶。(Laforgue 是法國懷疑派的哲學詩人，生平受了愛爾倫的影響有“Complaintes”和“全詩”等篇極有名。)

作者雖然傾露着消極的頹廢，但他仍然有時勉勵自己，督促自己的這種鞭策自己的情感，在他“前後”裏引的五言詩裏顯然抒寫着：

我身尚少年，何不努力爲？

願棄昨日愁，願棄昨日癡。

昨日且行惡，啓深不能辭！

所幸有有日，立身或未遲。(6922作)

他一面傷感，一面却要糾正自己：把捉着“生的苦鬥”向奮鬥的路上跑。這，就使他漸漸轉變過來；洗掉以前趨於傷感的生活，走上這個革命時代所應該走的唯一大道上。

現在輪到他後期的作品——思想轉變以後的作品。

“死前”的序文上，他把以前的種種都當死去的。“我的生活是盡無謂的傷感埋沒，我死後願

意再聽到傷感的啼哭”這是很悔痛和很堅決的話！他寫給摩南（一位他法國的朋友）的信裏說着“我是極力想使我一向於個人傷感方面的藝術完全死去，我在希望我底新生。”這是他自己肯定以後作品方面的宣誓！

的確，頹廢的個人主義的藝術到這個偉大的時代應該滅亡了！一個文學家決不是寫出自己底生活便可了事的，決不是唱自己底苦悶便可了事的，現在的時代不是個人的時代，個人的時代已喪失了牠的威權，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民衆的文藝家，他置身於大多數被壓迫痛苦的民衆，壁壘中鼓舞他們的奮鬥精神，安慰他們被損害的靈魂！

他後期的第一篇“我歸來了，我底故國！”是內容轉變的第一篇。但這篇使我們大不滿意，它仍舊含有不健全思想的成分。“我，我恨不會死在那流浪的海外！……像這樣的故國於吾何有？”這都是不健全的話！雖然末後顯示着鼓舞的力量，但思想不見得怎樣充實，却無可諱言的。

作者思想轉變以後，關於詩量方面非常之少。

就吾所見到的只有創造上的兩篇“Fête Nationale”和“Incipit Vita Nova”其次，便是散文詩“II Dec.了。

“Incipit Vita Nova”——詩表現的樣式和內在的情素都很充實。“Fête Nationale”一首則稍微單調一點。

“II Dec.”是一首在中國向來詩壇上另開一道的新體詩。作者想創做新的無產詩的形體以傾發他新的內容。雖然無產詩的形式，未必一定要這樣，但這種新的方向却無疑地可以作為諸種表現形式中之一。因為它的火花一般的音調，強有力的顏色，是足以表示無產者的粗暴與勇敢的。

但是，怎樣的題材才是無產詩的內容呢？牠的表現樣式怎樣才是無產詩的樣式呢？回答這個問題還很困難！因是關於無產詩還不曾有人明顯地用範圍釐定過他，無產詩的成立還不過近十年的歷史。但無產詩產生於現實社會生活裏被否定着的階級，而存在這種被榨的可憐的生活和企圖破壞這種不良生活的熱烈的意志當中却可說無疑

的，因之，無產者的生活與其他任何一種生活都有不相同的地方，無產詩也有一種和其他任何一種詩的潮流都不相同的發達。日本上野壯夫在“論無產詩裏”面說着：

“無產詩雖然始終沈在社會底下，未曾燦發出來，但是，他却仍然向前走着他自己的路，一直到既成詩派在未來派和表現派時代稍被破壞之後，牠才顯露出來”

“所以，在起初的時候，在形式上受影響最大的就是未來派和表現派的形式。”

然而無產詩不是未來派和表現派的洪潮中沖洗出來的，不過他們“破壞的傾向”“炸彈式的粗線”“強烈的色彩”似乎有相同的目的。原因是：“無產詩要和以前時代的各種詩的形式上遺下來的一些都清算完結”而且要創造另一種新的形式發生。

關於無產詩的形式這一問題。要詳細說及，實在要費許多時候，簡單地說無產詩是應該拋却抒情詩的形式，走上敘事詩的軌道的。在一般目前普

遍的無產詩的弱點而論，最大缺點的即以舊的抒情的形式裝上了新的思想與情緒，這顯然內容與形式之間生了不調和的矛盾。

“11 Dec.”一詩却是有點未來派和構成派的色素，它所令人領會到的，是鐵錘一般的聲音，是火一般狂熱的色調！無論它的成就怎樣，但它是很足以表現出無產者偉大的“力”的！

最後，吾還找出森山啓的一段話，來做本文的結束：

“資產生活中已經找不出什麼可以詠嘆的東西了。值得咏嘆的東西，就是活動着的生命。凡是知道只有現今成熟的無產者當中才有生活，有生命。”

無產詩的光燄就在前頭！

關於王獨清的自殺

獨清：

前信到現在未覆，這原委以後再講。

得這封短信，知道你在里昂的湖邊去自殺，因心機一轉，向新生之路走去，却得了一個同伴：這是怎樣一件離奇浪漫的事！我對此頗有許多感觸，不易表現，但我并未嘗吃驚。獨清！你徬徨于生死之境怕已久了！想自殺怕不始於此次了！你的心境，在波瀾重疊的生活之中所造成的，不是平凡生活如我所能盡領，但是我覺得我總可以了解你。

兩年以前的事了，暑假中，我懷抱着疑惑和煩

悶離了M町，我乘了一隻小汽艇，沉在日本海的一小灣上。鏡一般明淨的海，作蔚藍色與天空相映。海在我眼底顯出無限的媚姿，似乎把他無限的神祕盡數要對我吐露了似的。煩悶的迷雲依然重重壓在我的眉頭，我的心裏似乎在聽見 Lorelei 的歌唱。那時候我突然禁不住想跳下船去，心頭充滿了歡喜和說不出的甜味。我當然沒有投海。但是自殺的意味是十分有的。惟那時以後，我才曉得了何以死是涅槃，我才吟味了“自殺是好玩意兒”的意趣。

你滿可以曉得我不反對自殺了如從前一樣，我深想做到齊生死的地步。我讚美死如同讚美生一樣。因為死同生一樣也是‘人’必有的而且是最難的事！但是我討厭哲學家宗教家到了 apathy 的那種態度。我依然非常非常執着‘生’。

你到法國以後的情形，我全然不知道；此次最痛苦的事，我也不敢妄測。以你的境遇和性格推測，我想是不出‘生之不安與愛之痛苦’。這種痛苦和不安，我也嘗過，不過我生活平凡，沒有你那樣深刻！而我又是他人所謂不缺少處世之才（P）的，所

以解決不得似你徹底；所以沒有悟出光明，現在還在暗黑之中沉悶。你既悟了光明，望你把那光明吐瀉出來。我還想把我這平凡無奇的生活描寫一番呢……………

獨清！你的詩有滿腔的血淚，其悲切迫人甚深。你對於藝術主張‘誠實’真可算做到十分了。我常自憾有辭不副意之弊，你的作法真可以治我的病。但是我看你現在已到了一個轉機了。‘支那’和決心已盡‘誠實’的能事，現在更要一番進步。直截點說，你於詩作現在要求技巧了。左拉提倡自然主義，排斥技巧，但是自然主義又生了他的技巧，Maupassant與de Goncourt弟兄的作品算是其中最顯著的了。中國的新文學排斥技巧，立腳誠實，但是立腳誠實的新文學又要求新的技巧。我想三百篇和屈原之作，果不待論，其下如陶淵明李太白也是立腳於誠實而又有技巧的。你從前喜歡李義山的詩，現在一吹而去之，是一番大進步，我更希望你將來能從誠實上生出一番新的技巧。你現在受創疲憊之際，照例只該說些慰藉的話，此等討

論的話本不應該說，但是我和獨清都是忠於藝術忠於朋友的；所以我冒昧了。獨清前次的長信寄給沫若去了，覺得應講的話很多，只不知從那裏說起。只是主張誠實一段最得我心，所以敷衍了幾句，詳細以後再緩談罷。

現在我要說我遲回信的原故。我一得朋友一封鄭重的信，便如你一樣想‘慢慢地寫’。你曉得我本來又忙(天性的)又懶，這樣慢慢地一下便成了無期延期了。我現在極力改這舊病，請你千萬勿以我遲回信介意。本來你我的交情。也不是因這點事介意的，請你以後常常來信罷！

望你好好保養并望戰勝苦悶！

伯奇 一九二二，七，三。

獨清：你寫給我的信我早接到了。伯奇這封信就好像代我答覆了你的一樣，我無庸再揮酸汗了。我望我們大家努力。

沫若 七月二十日

楊貴妃之死

趙家璧

漆黑的封面上，畫着一個垂了長髮的少女的頭顱，從光華書局的櫥窗裏，看到這本東西，不自覺的摸了六角錢，把牠移放在枕邊。前天一口氣讀完了牠，心中很想說幾句話，後來我們校裏的風雨社就請到這位‘楊貴妃之死’的作者王獨清先生演講，講畢後，我就給他談了許久關於這部著作的事，當我問到他的時光，他和發狂般的大喊着。他說：‘講起我的楊貴妃，在我一切的過去的作品中，我以爲這一部是我的最得意的東西了，’這是

作者自己表示的態度。

中國的女子，真是作者所說的‘太自私自利’了，從歷史上的紀載上看，中國的女子，有幾個值得我們崇拜的，有幾個值得我們歌頌她為大英雄的，四千年以來，造成了這麼一個燦爛光明的中國，那大半不是我們男性所創造的嗎？現在的女子，已感到這一種缺陷，而已努力的前進了，作者爲了要提高女性起見，便把一個庸俗而高貴的貴妃，寫得她的人格是這般的偉大，假若我們拿歷史上的貴妃和她相比，那簡直是判若兩人。在白居易的長恨歌中，我們唐朝的詩人祇用“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二句描寫那可憐的臥在血泊中的貴妃，可是現在的作者描寫她的死，費去了三幕，而她死得那般的尊嚴，當我們讀畢了這部著作後，在我們幻想間顯現的貴妃，她的人格他的犧牲精神，我們簡直完全不信這個貴妃就是那個貴妃。

民衆的勢力，從這次革命以後，中國的人才認識牠的真價值。這部著作的背景，乃是充滿着熱情

的民衆，結果把唐太宗情願拋棄皇位而維持她生命的貴妃，在民衆面前絞死。在許多別的作家目光中，都以貴妃之死是死在衆兵士之抱怨，可是我們的作者，却把一羣難民做對象，這也許是作者受到時代的痛苦，才發出這一場哀喊。

寫歷史劇本，最緊要的就是不能把歷史上重大的事蹟掩沒掉，或把牠交換，王獨清先生自己講，他的楊貴妃是依據歷史事實的，好像楊貴妃和安祿山的事情和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的情景，作者是照事直書，祇是此外再加了一些空中樓閣而已。

作者對於楊貴妃的個性，是描寫得再透切沒有了。只是於男主角唐太宗，好像還沒有完完全全的把他的個性告訴我們，楊貴妃所以愛安祿山，據作者的意見，一則是因為從美學上講，愛情有時有一種異國情調，可以使愛情更爲堅固，而貴妃的愛，便帶有這一種病態的分子。二則因為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曾把安祿山的男性美，描寫得很崇高，而貴妃看了他強壯的身體，使他更傾心於他。描寫貴妃發見了安祿山的真愛情的時光，他說“你是我

唯一的愛人”(二十二頁)，這就所謂 Divine Love 了。

這篇的取材是極好的，作者還對我說，“因為我是長安人，才寫這一部關於長安的作品”。他確是爲了懷念故鄉，生了這一種Nostalgia的病，才寫這一篇東西，可是這一點，我們只承認是他所以寫楊貴妃的一點吧了。

最後，對於全劇有一點疑問，文學家所以用這個題材去寫劇本，而不寫小說詩歌，那是因爲要把這個題材，用淺近的對話，表演在舞台上，給較多的人興賞。所寫的劇本，當然要適宜於表演，楊貴妃之死，佈景既極宏大，而第四幕的無數的難民，在舞台上似難表演，尤其是描寫自然狀態的好像大風黃沙泥之類，在中國幼稚的演劇場上，那是極難辦到的，作者前天雖說在演時可以把這些取消，可是天然的襯託，在這一劇中，更不可以缺少。所以這一劇假若在舞台上表演，恐怕很難成功，改編了做影劇，也許有一個較好的結果。

送王獨清君

敬 文

前幾天，接到王獨清君來信，說他在這一二個禮拜內，要離開廣州，回到北方去。日昨會見了他，謂等上海輪船一到，便將和郭夫人安那同行。王君非偉人政客，又非學者名流，……只一個流浪的詩人而已——他的去留，自然不會惹起什嗎人的注意，歡送會，不用說是送不到他的，只要人們少賜些嚴毒的咒詛便夠了。但我是剛和他一樣的“零餘者，”——自然我不配說是“詩人”——對他未免深懷着同情，于其行也，會感到冷寞與酸楚之加重，

也是當然不過的。

王君是一個流浪的詩人，我重複着這樣說。他的生命，就是一首“美麗的詩，”更用不着細味他的作品。他住過櫻花燦爛的日本，他住過百合花芬芳的法蘭西，他住過山水妍碧的意大利。不但住過，並且在那里深深的 銷磨着他輕青的年華與美夢。富士山的烟雲，巴黎市的加非，羅馬皇城女郎的柔情，他都儘情地狂吻過，陶醉過。呵，夠美啦，這樣的一付“詩的生命”！

× × ×

他到廣州來，將近一年了，他在這里受到不少的焦土的乾燥，邱墓的空虛。更有，那是毒蛇的待遇，他被反對，他受人笑。但這于他會有什嗎損傷呢？“可憐的孩子”只有使我們的詩人，攢着眉這樣惋嘆而已。

他去了，他現在去了，恨惡他的人，想正樂得心花怒放，說着“莫予毒也矣”的快語，在置酒高會呢！但這於王君損傷了什嗎？

× × ×

我是個和他一樣的“零餘者”——照魯迅先生的話講，我大概是讀了“沉淪”的，其實，這毫不費他老揣測，在幾年前，我確是讀過它，並且很愛好——對於他未免深表同情，于其行也，會感到冷寞與酸楚之加重，也是當然不過的。

× × ×

窮人的送行，沒有禮物，也沒有佳肴，只憑着一顆淒楚之誠心，默祝其海上平安而已！

世界語誕生後四十一年一月三日

于廣州嶺南大學

王獨清印象記

李 白 英

淒風冷雨，正象徵着這個苦悶的時代。

就在淒風冷雨的這一天，——五月十八日之下午，——我和H君爲了一樁事件去赴獨清的約。那時，我和H君，心上大概都很沉鬱的。

（寫到這裏，我想申明，我的寫這篇，雖然是應着讀書月刊的徵稿；但並非爲了我對獨清有崇仰他的名氣與作品的必要，也不是特地去找他作爲文章的材料。我動筆寫此篇的興趣，只是在那天與獨清接觸後的印象而已

所以，這篇裏所寫的，恐也不能如一般的作家訪問記等一樣。)

我和H君兩人，到了北四川路，找着“××酒家，”跑到三層樓上含葩室裏，他和另外一個作家早在品茶吃廣東瓜子了。另外一個作家便是翻譯波斯頓的余慕陶。

我和H君是西裝，余君也是西裝；獨清穿的却是青色的嗶嘰袍子。我和余君還未見過面；我和獨清雖然在創造社作家聯歡會見過面，但彼此也有些忘記了，所以都經了H君的介紹才想起來。

我們談了有兩個鐘頭，獨清的話最最響亮而多。余君每次少而低，H君又次之，我講的最少。談的話，關於作家的，則郁達夫，郭沫若，張資平，成仿吾，周全平，葉靈鳳等人都談到，關於批評方面的居多。關於書局方面的，則神州國光社，現代，泰東，光華，樂羣，樂華，春秋，光明，北新，創造社等也沒有不談到的，還提起有一個某君想以罵他而出名，還提起幾個無恥之流作家的可笑事件，獨清只是搖頭擺手說“胡鬧，簡直是胡鬧！”作家中以談

成彷彿談的最久。在這裏，講的這些作家的行徑，我不意放在本文的範圍裏，將來，或者有那種“新儒林外史”出現，那是會把這些作家所幹的事情一一搜羅在裏面；或者是獨清將來許會把來寫在他的“文壇見聞錄”中。

我在這裏，我已說過，我只想，也只能把那天和獨清接觸後種種的感想寫些罷了。

我到今日曾經看過好多作家，有的是像已安排一生於著作之職業中的，預備養妻育子，有的是病態頹然，“唉，且生活下去再說罷！”至於獨清，我却沒有感到他有這些現象。他的肥胖，並沒有改掉他的常態；面孔紅活的並沒有呈衰老的氣象，他正在青春與壯年之交；他談話的時候，是都非常之用勁的，他頗顯示生動和有活力。

問他近日的著作，他是正在寫“我在歐洲的生活，”他說，這是他自傳的前部；寫他在歐洲時代過去的浪漫的夢，他說，已允給光華書局出版。其後一部是要寫他和創造社的關係的；此外，他在著作“中國文化運動史，”從“康梁變法”起，到最近止；

現在，正在搜集材料。他認為這是一件較有意義的工作。看他的情形，他也需來賣些稿子以維持他的生活，但又想寫比較有些意義的稿子。

固然，談到幾位作家的情形，使我們很感興趣；而他的用勁而響亮的神態和言語，使我和H君的沉鬱的確也消散了不少。

瓜子已來了好幾盆，點心也吃過了，茶也已泡了幾次，時間也差不多夜了。給了鈔，H君余君都披上雨衣，我撐着洋傘，獨清却挾着雨衣不穿；我們相率下樓，走出“××酒家”門外，彼此點頭道“再會！”獨清却彎了好幾次的腰，那個彎腰，在他好像已成了習慣似的。我們走了五七步路，回過頭去，他一面走，一面在穿雨衣了。

一九三一，五月十八

王獨清的素描

“讀書月刊”

1. 出身

他的父親是陝西的一個大官僚。他的母親是一個未經正式結婚過的夫人。爲紀念她的緣故，寫了題名“聖母像前”的一首詩，以孔子和基督自況。

他的父親已於早年去世，己母亦已相繼云亡，其大母親一人，却還碩果僅存着。

他自到上海以後，無論在上海，在國外，都不發一封家信，想已脫離了家庭關係。

去年，很突然的，陝西來了一信，署名自稱堂

弟，知王獨清已成詩人，急告其母，大喜，即促王氏返陝，王氏躊躇再三，終不果行。

2. 形貌

他身裁頗矮，面貌很胖。雖能侃侃而談，但因口吃之故，不無期期艾艾之苦。說話非常性急，因性急之故，反使不能暢所欲言。

他面色非常紅潤，神氣很煥發，尤其是在感情興奮之際，因此年紀雖已三十，而其神態却猶似少年模樣。

3. 性格

王氏的氣質完全是神經質的。

他的記憶力比較薄弱，性格比較散漫。所以他雖然在留學時代研究過星學，而其結果只等於零。

他喜歡異國情調。故其詩中用詞方面常發現的“Nostalgia”，“Maronnier”，他從來不寫“懷鄉病”和“栗子樹”等替代詞。

他的二房東，大半是白俄家庭。其原因有二：（一）使保護色彩濃厚，（二）使異國情調加強云。

他愛用西名，叫做 Roger；他在法國時的戀

人，叫做 Marguerite。愛人的名字適與茶花女同名，故他在失戀後，以阿芒（亦茶花女之情人）自謂。人家問他爲什麼台府必取 C 字，答曰：C 字音最動聽，最有音樂的氣分。

他不常家居，專喜跑馬路，找朋友，尋詩句，有中古世紀行吟詩人（Travador）之風。

他喜吃西洋麵食，如意大利的 Macaroni 之類，東洋的 Sukiyaki，亦所嗜食。

他爲人富於熱情而薄於理智，朋輩中呼之爲純情詩人或感傷主義者，卽以此故。

使感情興奮的方法，他有下列的幾種：

（A）請朋友們去喝咖啡；（B）抽香烟，惟香烟牌子常在變換；（C）和人家談天說地。

4. 言葉

池主張，文學的出產，重在質而不在量。

他的詩集的出版，不嫌詩少而紙厚，例如“埃及人，”“聖母像前”等的樣子，毛邊不裁，很有點法區的氣息。

他最研求音韻學。他以爲在西歐的字母中，以

G字爲音階上的最高度的美麗。

他自稱他的代表作是“我從 **Stuaraso** 中出來”，全詩都有兩個 **Stuaraso**。”

他常說意大利人有二尼主義。一是崇拜莫索里尼；二是愛吃麥加龍尼（**Macaroni**）。

在文學上，他說喜歡的作家不多，以但丁，拜倫等最可崇仰。

但丁和比亞特特利采的浮彫銅像，（此圖色彩甚蒼老可愛）常懸在詩人書桌之前。

他自己的像也放在那兒，在羅馬時（即寫“弔羅馬”一詩時）所攝的一幀，很有拜倫遺風。

在近代作家方面，他愛讀謬塞（**Musset**）等人，尤其是謬塞和女作家喬琪桑的戀愛故事。因作“謬塞的戀愛生活”一文。

5: 著述

他著作的時間很缺，修飾的時間甚多。他的原稿，字跡很大，塗抹也很注目，一篇文章，或一首小詩，修飾總至少在三次以上。

文思很遲緩，文筆很鄭重。作“楊貴妃之死”那

篇二萬餘字的劇本，要以年計；作“聖母像前”，恐費五年左右。

他的“弔羅馬”一作，有拜倫“哀希臘”的遺韻。

他的“我在歐洲的生活”和繆塞的“世紀兒的懺悔”相彷彿。

他的“楊貴妃之死”，頗有點梅特林克的“莫拿凡傘”之胎氣。

他創作很不多，現尚在撰述“我在歐洲的生活”，他懂得希臘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等，但從不翻譯過一篇傑作。

三五年前說過要譯但丁“新生”，至今延不動，朋友們說讓給人家譯，他却不肯放手，因為他說有原文可以根據，並且有希臘及英法譯本可以一併參閱。

馬丁訥特的“夜”本來他也想翻譯的，後來給成紹宗借去先把牠譯出了。

6. 軼事

他住在上海施高塔路的時候，有一件意外的戀愛事件。詩人住在四達里時，煩惱的三層樓頭，

房東太太愛慕詩人之名，她特地把“聖母像前”買來朗讀。後來那個太太自己也和起詩來，送給詩人，他接讀之餘，歡忭無似，廣示朋輩，原來是七絕一首，內多含怨情語。（關於此點，郁達夫所作“兩詩人”中亦有敘述。）

7. 朋友

他的朋友一覽：最初，從陝西到上海時，是國家主義者曾琦，是無政府主義者筆林，其次，在留學時代，是戲劇家鄭伯奇，歸國後，是“老頭子”陳某。

現在他和鄭伯奇感情非常惡劣，在背面常諷之為“Petit Chose”（法國語，意即“小東西”）

他和郭沫若似已割席。郭去日本後，常來信直接或間接責罵王獨清，說他無聊。

郁達夫所作“兩詩人”中的詩人何馬，暗和王獨清身分相合，所以有人說何馬就是王獨清的索隱，不無相當根據。

王獨清的名字，在張資平所作“拓榴花”中也可索隱，獨清看見後，氣憤得了不得。

他有一次替朋友寫扇面，有遊威尼市舊作一首，為集中所不錄，特記，其大意如下：

“比地有佳話：

 ”

王獨清！你要拖到哪兒去啊

英 樵

——讀「展開」裏「上海的憂鬱」底詩後——

獨清詩人在我耳聞他底大名好久了，也曾翻讀過他那幾本傑作底巨集。總之，對他以我過去認識確立的信念，沒有什麼話說，有時竟會跟着大家說好，我也說好。真實，獨清底詩，雖不足如他命名底意義所在，作為分解演繹；所謂‘唯我獨清’，也總算得是在新發動的中國底新詩壇上放一點毫光。

我相信不疑：獨清近年來底詩作傑構，確比以

前激發了許多夢想，掠幼，而且突進入一個新的方向去了。凡看過展開創刊號上‘上海的憂鬱’底一首詩的人，便知他哪謳歌勞動者，並把弊害叢疊的重負之下現存社會的惡害，銳意的描摹怎樣加於工人身上壓迫的痛苦，也就明明白白地宣露了無遺。這種，雖不能列為至高理想的最為有價值底詩，這儘可不說；可是，他自認是能代表一般勞動者無產階級羣衆的理想，鼓舞起一種反抗的熱情作爭自由底鬥爭的，毫無疑義。故我以此便敢認定獨清的中心思想，是要把許多無產階級工人所遭遇的苦辛，當作自己痛創的靈魂而呼喊了。即是欲把世界(?) 萬千的勞動工人拖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墳墓裏去啊！你看！在那上海的憂鬱底一首詩裏，‘拖喇！拖喇！拖呀！……’他，獨清喊得如何地起勁呀？！——

——“痛苦的勞動者底呼聲，便就是懷憂的革命詩人的講話”獨清王先生，其亦樂聞乎？我說，他是近似了。“……雄偉華麗的洋房，儘是勞動工人血汗的結晶。……”馬克斯的經濟論，主張勞動價

值說：是把一切勞動的所獲，概歸勞動者所有的。獨清是個通竅的詩人，他已知之審，故其言發必中。他又是一個勇敢善戰的革命戰士吧(!)敲起破鑼在亂嚷一陣，又有甚麼呢，老牌子之王獨清詩人其名，總還可持續久遠的？他，近來或正在努力他新生命的創造，開闢他的新道路走呵。這樣，才能使一般青年不會嘲刺他落伍，他自當常時在想：七八年前極享盛名的胡適之先生，而今怎麼樣了！沈從文說：“……書賈善湊熱鬧，作者復敏於自炫……”如此，便結束了蔣光慈詩作的定論，我也儘管仿效他的語氣，判定獨清說：“新底方向王獨清是不會走出的了。”

實在，展開的詩上，整章連續的，拖喲！拖喲！拖喲！喊得如是的熱烈，他是如何沉痛地看着勞動工人們爲那別人利益而勞力而且周身迸出酸汗來喲！他便就根據了剩餘價值的演繹，大胆地坦露着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一切物質上的享樂，徒供特權者的個人所侵佔底憤懣。于是乎，拖喲！拖喲！……底幾聲悲鳴裏，迸裂出非常的，憤慨的感

嘆來。他並不是沒有目的底指教了工人亂拖；但在我看來總不明白他要拖到那兒去啊！……

既然他也漠看了一面的不近學理底實際，但他一方面，似到全然對於一個罪惡本身可能存在所致之問題，譬如：拆毀了一座高大華麗的洋房，何若整飭地撤廢了不平等階級敵對的可能生存底主體。實在，我們需要文藝作鬥爭的工具麼？究竟，把文藝當做一個階級鬥爭的武器，是一個社會進程中所需要的嗎？然我無論如何是否決了這樣的需要。

唉！小丑登台，破鑼喝道，打雜幾句笑話罷了，那裏會成話；更何況是詩！獨清！毋庸空喊了，上海的憂鬱，老像是撥不開愁雲慘霧般的濃重，勞動工人如果看不清他底正路向前衝鋒，任他拚命地拖吧，哪兒是他的方向啊！

× × × ×

讀“創造社”

張資平

——給王獨清漏了幾件歷史的事實的補遺。——給
王獨清改竄了的幾項歷史事實的訂正。

昨夜和幾位友人外出散步，在書店偶翻閱“展開”第三期，發見有王獨清的“創造社”一篇。於是花了半個鐘頭把這篇王獨清自信為完全是實話的“創造社”讀下去了。不幸的是，我在這篇內發見了有許多給王獨清遺漏及改竄的史實，今特為之補遺並訂正如下。

我覺得王獨清的那篇文章除了一部分須待我

來補訂之外，都是廢話，其甚者，王獨清對事件之經過，不根據經濟的關係去分析解剖，而只寫了許多似唯心的論調，把他寫成煞像一個創造社的領袖。更進而誇大地說，第三期的創造社是由他統一起來，開始了新的工作的。那不單使我會嘔飯，即令給他統一起來了的分子？馮李彭朱諸人讀後，也會哈哈大笑吧。但這些是我不欲討論的。我想要說的話是在後面。

王獨清把我放在創造社的第一期人物裏面，這未免太客氣了，其實我當第一期（假定照王獨清的分期法）的人物的資格還不夠呢。當民十在東京第二改盛館郁達夫的房子裏開“創造季刊”及“創造叢書”編輯會時，我只承認應擔負的稿件外，一切都信任達夫和沫若。其次是民十一年五月，由東京回粵，帶了幾篇短篇小說稿件，送到福崗給沫若審查一下，後至上海即交給泰東書局。我便回廣東鄉間採礦去了。一直到民國十七年春三月由武昌到上海時為止，我對於創造社事務都沒有過問，我不願意過問故我最多只是一個創造社的準

第一期的人物。

我因為負擔太重（不單小孩子太多，並且須負擔親戚族人的一部分生活費）弄得吾精神十分頹喪，對於一切積極的事情都抱悲觀，並且也覺得自己實在平庸，不會有什麼能力，所以常對沫若仿吾說了許多消極悲觀的話。仿吾屢次罵吾“妄自菲薄”，“自己評價過低。”吾還和他說笑！“吾只有四兩的價值，那能夠自去騙人是半斤呢。”

沫若也有幾句話寫給吾，吾認為是十分中肯的。即他於民國十八年春，給吾的一封信裏面說：

“……吾可以說一句開誠布公的話：吾們都是因為有了老婆和很多的孩子。假使我們是單身，無論怎樣衝，我們都衝得來的，而且不僅是在口頭。不過我們儘管不能作怎樣轟轟烈烈的活動，我們的志趣操守總是正確的。……”

的確，如照王獨清所說的第一期的人物中，除吾和沫若各有小孩四人之外，仿君，獨清，伯奇，都是獨身者。沫若如何，非吾所知。吾在武昌住

了三年餘，實在受生活的壓迫太苦了。到上海來後，看見社友各人的生活都比吾好。查出版部欠吾的版稅，竟達三千元之多，而各社友向出版部支過的錢，沒有一個人比吾少的。本來這些都是關於私人生活的問題，可以不提。不過與後來整理簿記之事有關，不能不略為提及而已。

在上海住了一個多月，才知道出版部內容之糟。仿吾只掛總經理之虛名，事務異常弛緩。故吾對於出版部，更不敢過問，只和仿吾約了一個條件，每月給吾八十元的生活費，不足之數，由吾自己向他方面活動。恰好這時候有一個廣東友人，約吾到“新宇宙”當編輯，吾便答應了。

吾進了新宇宙，更不常到創造社去了。但是仿吾每天到吾家裏來，要吾振作起精神來幹社的事務。不過吾總是提不起興趣來幹。仿吾便疑吾和乃超，初梨等不能融洽。這其實吾到上海來後，很早就跟着仿吾去拜訪過子勃，鐵聲，初梨諸人。我後來也和鏡吾乃超會過面。他們給吾的印象都很好。與他們相形之下，吾更覺得自慚老朽。

獨清是吾到上海後初會面的。誠如沫若所說，他是個感情家。他向吾所談的話，都是極其有趣而痛快。最初給吾的印象也是極好的。他常來吾家裏談，也曾和吾一同去上館子喝茶，進戲院看電影。

仿吾每次來，都是長吁短歎，像有許多話要說不能說出口般的。他那樣的神氣，非常可笑。我有時多方地去揶揄他，他便罵吾太不莊重。

和獨清交遊了一個多月，吾才知道他常是在擔心仿吾會和馮，李，彭，朱諸人聯合起來，把他送入冷宮。他又告訴吾，在吾未到上海來以前，乃超，鏡吾，初梨等如何地批評吾，如何地罵我。吾便說：

“吾和他們見面好幾次了，一切誤解都消融了。吾和他們是新認識的，本來沒有大不了的誤解。最多，只是爲吾那幾本小說的問題吧。若以爲是不革命的時，把紙版燒燬了就完事了。”

獨清還告訴吾，鏡吾當他的面罵過去創造社有這長的歷史却沒有養成出半個作家來。吾聽見也只是一笑置之。

總之，吾終不爲獨清所動去反對馮，李，彭，朱

諸人而使仿吾陷於困難的地位。於是獨清更對吾批評仿吾做事如何之專斷。當然，吾有時也會幫着他批評仿吾的缺點。即仿吾常重形式而不顧事實。獨清又對吾說：

“他們遲早是要排斥我們的。他們（指馮李朱等）先要打倒你，其次打倒吾，最後打倒仿吾。”

接着又罵仿吾之無自覺。吾因為仿吾只罵吾不積極做事，而不顧吾的生活之困難，（吾在新宇宙的薪額仍不能照數發支）於是吾也陪他發了幾句牢騷。

“假定他們排斥我們，我們也樂得退社。但是版稅是要清算的。我們不可以再組織一個社，一個會麼？”

獨清以為“創造社”有相當的歷史，不能完全捨去。吾便說：

“我們組織一個創造新社不可以麼？最好再請達夫回來一同幹。”

獨清贊成最後一步，組織創造新社。（當然他是無此勇氣的，因為他的性質根本上沒有半點創

造能力。無論在什麼時候，只有坐享他人的成果。這是吾對他的批評。)但他不贊成再與達夫合作。後來才知道達夫在“北新”上做小說罵過他。

第二天仿吾盛氣地跑來責備吾，不該把自己的不滿隱着不說，而教唆獨清破壞我們千辛萬苦創造起來的“創造社。”吾一時摸不着頭緒。後來才知道獨清把吾昨天所發的牢騷及說起組織創造新社之事，通告仿吾了。但吾當時一點不怪獨清的衝動，反感到有點痛快。於是吾對仿吾又發了一陣脾氣，責備他對獨清的確太冷淡了。仿吾便告訴吾：

“獨清一點不努力。近來因對新進者抱不滿。——尤其是對朱鏡吾，——竟消極的連月刊也不編了。只好吾自己來編了。他每天只是查看由外面的青年有多少恭維他的信寄來，他每天都是忙作覆這類的信。………………”

當然仿吾也是在譏諷吾。我們又一同走到獨清家裏來，要他出來同到東亞小館子裏吃晚飯。這當然是仿吾做東。往後有許久的期間，我們表面上

是安靜下去了。

但是獨清無論如何不能原諒仿吾，事事都要和他抬槓。而吾又因為生活關係，趕替商務印書館譯海洋學，對於創造社事仍然很冷淡。仿吾對於吾兩人的態度，似極痛心。因為他為人忠厚，又以調停我們和李朱馮彭之間的合作自任。今不見圓滿的結果，當然有些消極，因有出國之表示。很奇怪的確是仿吾表示下台之後，獨清對他的態度突地轉變好些了。嗣後我們三人又常常相聚談話了，有一次我們無意中談論到李，馮，彭，朱之有小組織，難保他們今後不篡奪創造社。仿吾的意思是：

“我們務必化除成見，努力研究，對新進者常保持指導的責任。（仿吾的缺點即在此點，但是可嘉的缺點。）我們若努力前進，他們仍想拆我們的台，還只有叫他翻滾蛋了。”

不過我們要知道仿吾是拙於措詞的人，據獨清自己說，仿吾在廣大教課時曾當堂罵學生“混蛋”但這是仿吾的率直，我們不能加以惡意的解說，獨清在“創造社”這篇文章中，對滾蛋兩字，特加

引用號下面又還加括弧說：“的的確確是用了這兩個字的。”正此觀之，獨清之愛用挑撥離間的手段，至現在還沒有改變。吾想他對於“滾蛋”二字那樣用勁去解釋，適足以使讀者懷疑那篇文章除“滾蛋”二字以外，是不十分的的確確的了。在吾則以為仿吾之慣說“滾蛋”二字，只能作“走開去”的解釋。因為仿吾臨動身赴歐的前夜，也曾說出叫吾和獨清“滾蛋”過來。這不能加以怎樣深刻的註釋的。關於此段趣史，以後再述吧。

記得有一次創造社和太陽社開聯席會議，吾本不願出席，仿吾定要吾去，吾便去旁聽了一個多鐘頭。問題是太陽社罵創造社的作家只會抄書不知行動。（大意如此）對太陽社態度最憤慨的是朱鏡吾，而錢杏村則大罵他們抄書的主犯。吾當時只發表了一句話：

“罵人抄書也可以。但切不可空空洞洞地罵，最好提出真實的證據來。”

吾因為帶了小女兒來出席。給她鬧昏了，中途確退了席。吾抱着小女兒臨走時，沒有把會議室的

門關好，這是吾的錯誤。但隨後聽見那門扉砰地一響關回去了。吾對此事沒有半點芥蒂的，也不當它是一回事。第二天獨清又走來告訴吾昨天吾出去時沒有把門關好，馮乃超恨恨地伸出隻腳踢那扇門，關回去了。但吾不相信獨清的話了。

其次有一天開編輯會，又談到理論與行動的問題。吾是不甚了解的。不過吾曾發表了一點意見，即是不能徒講理論，要理論和行動雙方並重。仿吾以爲我訴說錯了，有幾次不准我發言，我便不說了，心裏很覺好笑。此次獨清沒有出席。他因反對仿吾的專斷，常有這樣消極的態度。

第二天獨清又來向我說，仿吾罵你什麼都不懂，又愛說話。不過他們新進，對你還客氣，沒當場駁倒你。但是我想，我昨天就沒有說什麼話，值得他人來駁倒我的。我當時也因忙於翻譯“壓迫”再管不到那些閒事了。

又有一次開月刊編輯會，仿吾把獨清拉來了。但在會場中我和獨清都沒有話說。由馮乃超主席。馮說了一陣廣東腔的正音後，仿吾便問大家聽懂

了沒有。大概也還沒有聽懂。我想，仿吾那樣不客氣的態度，不使乃超難爲情麼？於是我反駁仿吾：

“他的普通話比你的新化的土話好懂得多呢。”

獨清聽見大稱快。仿吾反有點不好意思了。關於文藝理論，初梨發表最多，我不能一一記着。我只聽得他說：

“今後寫創作，應當是使它成爲馬克斯主義通俗教科書。”（大意如此）

我當時覺得這個定義似有斟酌的必要。但自己沒有相當的研究，不敢再出來說什麼話了，只是緘默而已。

宣布散會後，我就要走。獨清留我再坐一刻再走。我說我忙，不能不走。獨清和他們說話不來，只好和我一同先出來。但走到弄堂口，獨清忽然要我一同再回去看看他們在討論些什麼事。我覺得獨清太可憐了。於是我說：

“何苦呢？”

“他們一定在批評我們。”

“你在那邊守着他們一回，就可以保證他們往後無機會說我們的閒話了麼？”

獨清沉吟了一會。我看他真是太苦了，一忽，他說：

“那我一個人回去再看看他們。”

“也好，聽見有什麼新奇的話，明天告訴我啊。”

我笑着和他告別。

第二天，獨清又到我家裏來了。他說，他們不走，是因為要向仿吾支錢用，迫得仿吾沒有辦法，下了幾張支條給他的姪子。獨清說了後還哈哈地大笑。

獨清是這樣Sensitive的一個人。

二

以上所述，並不是批評獨清個人，而只是在檢舉他對於創造社所論之有偏而已。獨清的性情有時是脫落不拘慷慨淋漓，但有時又胸地狹隘常因友人的“無心之言”而搥鬱不快者數日。在先，對於仿吾有所誤解，必欲去之；在後，對於我亦有所誤

解，而聯合李，朱，馮，鄭諸人破壞創造社出版都（不是創造社，而只是一個營業機關。）規則，而反對我之整理出版部的計劃；亦是由於他之胸地狹隘妄猜疑他人而以“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為得意，我以誠待他，而他反來暗算我，其實這樣的暗算，真不值我之一笑。

仿吾既決意出國，但他並不是如獨清所想像是個不聰明的人。他明知道創造社出版部事情既如亂絲，而創造社的份子亦極復雜，難於統一，由失望而絕望，故決意出國，免日後負一切責任。他不曾像獨清那樣笨，希望在某一期作統一的領袖。獨清曾對我說：“仿吾懂得什麼！不但不了解社會科學，即文學理論又何常知道。他只想利用彭，李，馮，朱寫文章；他自己却在篇首寫幾句開場白，而高踞他們之上，作革命文學的領袖。……”（大意如此）人們都是明以責人，闇於責己的。不料仿吾走後，獨清又蹈了仿吾的覆轍。（假如獨清對仿吾的猜想是真的說話。）

有一天晚上仿吾約我同到大馬路天發池去洗

潔，並要求我在他走後須出來負經理出版部之責。我才到上海來，就真覺着創造社出版部之前途無望，當然不願意負責，故我力謝不敏，並推舉獨清，因為獨清對於出版部情形，無論怎樣，比我熟悉些。仿吾的意思是，他並不是不贊成獨清幹，因為獨清性質太脫落，對於事務之整理，怕不適宜。我又舉伯奇，仿吾忙搖首。我問何故。他說，伯奇難靠。但我無論怎樣不願這人負責。因又提出彭康。我是十分佩服彭君的。此君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唯他易受虛榮心最重的馮，朱，李諸人的包圍。仿吾大概也有見及此，故說他資格尚淺。（指與創造社的關係，但此係仿吾的錯誤。）最後我才提出從理事會舉出三人為常務理事管出版部的辦法，仿吾則說待去信商之沫若。

沫若不知道仿吾的苦衷，聽見我的報告時。（即行常務理事制後，）尚不十分贊成仿吾放棄出版部事務，寫了一封信來給仿吾。信到時仿吾已赴日本去了。仿吾曾囑我，沫若處到期即須寄生活費去，有信可以代拆。據這封信，我知道沫若是最贊

成由仿吾負一切責任的。——否，大概社友中只有王鄭二人贊成仿吾“滾蛋”吧。沫若信中這一段是；

“……………什麼緣故啊？最近張資平君來信說，社務由張君和王君負責了。（我報告是王張鄭三人。沫若這信是用日本文寫的，大概是怕文句太長。口調不順，把鄭君省略了。）這真是完全如墮五里霧中。什麼緣故啊！……………”

但是後來仿吾到了日本，把一切情形告訴了他。從前由仿吾經手寄生活費給他的，現在只好由我來盡義務了。其實也只是催收支系的人按期寄款而已。

所謂常務理事亦如仿吾之當經理，徒掛空銜，因為一切事務還是由成紹宗負責辦去。伯奇常來說，出版部這事務要整理，尤其是會計。我當然不反對，但對於解除成紹宗職務一層，未十分同意。因為仿吾才出國未久，即除去紹宗的職對仿吾的面子上不好看。我是和仿吾相信他的姪兒一樣相信紹宗的。我素來主張是，相信人要相信到底。至於被相信者之倒戈或無信，那是被相信者的無人

格。從前仿吾和達夫提出周全平的問題來時，我是如此主張，後來對紹宗，仍不變我的主張。不過我沒有拿出十二分的精神來整理出版部，雖然說是在新宇宙及其他方面事務太忙，但是仍不能辭駭悚負事的罪。我是承認這個錯誤的。

不過社中諸位都想做好人，要由我一人先發難去得罪紹宗，縱今有人罵我只會獨然也不願意提出清理會計之事。有一次他們三人——王，鄭，張——在麥拿里四一號二樓會同出版部小夥計，——即職員們，如成紹宗，邱韻鐸，梁預人等——開了一次常務會議，分配職務，結果還是紹宗掌收支。伯奇似欲有所提議，但看見我和獨清都是這樣麻糊潦草而不耐煩，也就不提了。這確是我和獨清之過。

大概是營業收入減少吧。各人所需的生活費不能按數照支了。問紹宗，紹宗則說大家都支過了。他的意見是；大家應按照自己的稿費版稅支款，不可規定某人按月應支多少生活費。譬如李聲華，（即李鐵聲，是李書城的公子，當然不是普羅階

級。但他是只向創造社出版部要錢，老不供給稿件。有一次伯奇對我說，他曾勸李聲華編書，李聲華回答說，我不是爲編書回上海來的。他的意思大概是爲革命回來上海的。但到後來，他欠了創造社出版部不少的錢，看見無錢可領後，又回東京領庚款去了。)只按月領款，不供給稿件。那末誰吃誰的剩餘價值呢？我是贊成紹宗的主張。但是積習難反，並且王鄭也不能贊成這個辦法的。故我不敢提出說。紹宗嗣後就不能應他們的要求即付款了。於是全體都對紹宗不滿意了。

有一天早上，獨清跑到我家中來說；初梨說要錢搬家決不能答應他。不可爲他催紹宗付款。我也囑過了紹宗。我問獨清爲什麼不許初梨搬家。獨清說“初梨要搬去和××同住，怕他和××同住後，長了他的氣焰。”我聽見後，一時無話可答。我真可憐獨清事事都這樣用心深刻，徒自苦耳，獨清走後，初梨來了，他問我：“你們三人中到底誰負經濟上的責任？”(當選出三個常務理事時，以我負經濟的部分，獨清負編輯的部分，伯奇負庶務的部分。)

我問有什麼事體。他說“向紹宗要不着錢，只要三十元搬家。”我當下真慚愧難過，僅僅三十元，不單創造社應該給他，他的搬家理由也是使我十分表同情的。我便答應負責叫紹宗付款。初梨去後，我即赴麥拿里找紹宗。但紹宗不在，我還留了一張條子囑勸紹宗的，擱在他的檯面上。但後來聽見初梨忽然不搬家了。我想獨清一定因此次的事件，對我又抱了一番的反感。

三

在仿吾決定于五月初間的一天赴日本了。一天獨清忽然走來我家裏說：

“仿吾要走了。我們要叫他交下一點錢來給我們，作創造社的準備金。……”

我想，仿吾已經把出版部交下來給我們負責了，據紹宗的報告，又約有二千元的款存在銀行裏，還有什麼錢要仿吾交下來給我們呢。我便把我的意思說了出來。

“不。仿吾還有五萬多塊錢。”

“他何能有這些錢呢。”

我有點驚異，但無論如何不相信。獨清便告訴我，仿吾爲黃浦軍校採辦軍事化學用品的款沒有用出，還存在銀行裏。他又說，仿吾曾把銀行札寄存在他家裏過來，他看見有50000的字數。他這樣的硬證，我當然不敢爲仿吾辯護了。不過我當時想，天下有多少軍閥貪官污吏，從廣大的勞苦貧民身上刮削得多量的脂膏存貯在帝國主義銀行裏，而無人敢指摘半句。仿吾在爲替黃浦軍校採購軍事化學用品，到日本去，而廣東政府在他動身不久之後，即解除了他的職務，他不但無半點怨言，並且一批二批的把化學用品寄回廣州去，但廣東政府仍加他以種種的罪名；所以在上海的社友如沫若等都寫信去叫仿吾不必再賣氣力了。（據仿吾親口對我說的）但是仿吾在日本已經付了款並且在上海時，也已經向某德商購了一批化學用品。所餘五千元左右，仿吾即以之爲失業後之生活費。我想這是受之無愧吧。但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仿吾因爲經手了這件事，不單社外的人疑心暗鬼加以

種種的臆測，誣仿吾的侵吞公款。即社內的人亦虎視眈眈羣思染指。嗚呼！此即所以爲支那人乎！譬如我年中無間斷地寫二三部小說，獲得稿費二三元，僅敷家人一年生活，小孩子教育費尙無從出，而一般嫉妒者流便說我得了多量的稿費，有十餘萬之貯蓄。像這些人全無推理作用的頭腦，怎樣有資格談革命呢？誠如紹宗所說，他們太把出版部的收入看重了，而妨害了他們在人生上應做的工作。獨清的確是想一手把持創造社及出版部，才借用革命的問題。（至少在1927年夏，我的直觀是這樣的。）決不是因對革命（？）有誠意才欲統一創造社或佔領出版部的。

紹宗去職後，在嘉興寫了一封信，雖然刻薄一點，但亦可以證明他們當日在創造社之作雞鶩爭食，紹宗的信內容是：

“創造社出版部整理會諸先生：對不起，說是靶子路的話，却一跳，跳到此地來了。我現在謹以十二分的誠意謝謝你們，雖然身邊只有險些給××××拿了去的二百餘洋，却也可以

樂得安閒活一二日。錢完了可以做工了。會餓死，不必同蒼蠅逐臭一般的死釘住出版部這一塊肥肉。憑你們說是我舞弊罷。我用却用掉了出版部千餘元。如果你們查出來了，敢請你們同××××的八個月千二百元乾薪，和如××××先生一般的掛名不理事的五十元大洋一月的理事薪比比，也算在我的薪水上面吧。雖說他們是明支，我的是暗算，有偽君面和真小人之分，然而問起良心來。我倒不必有愧呢。後會有期，祝諸君長健。成紹宗，七月廿三日。”

這封信面寫上海北四川路虬江路北首一〇一號創造社出版部理事會升，嘉興成寄，後面封口貼四分郵票，有嘉興郵局的郵戳。

- (1) 我從來就沒有希望出版部接濟我一家的生活費。即在失業來上海後，亦自尋生計。故出版部欠我的版稅如此之多。
- (2) 我掛名過短期理事，但從未支過理事薪水，所以紹宗信內無我的名字。

(3) 我沒有死釘住出版部那塊肥肉，把它吃乾了後，仍不肯走。我也決不做這樣無聊的人。

(4) 我決不借 革命招牌 以吃他人的剩餘價值。

言歸正傳。我聽了獨清的話後，半說笑般地對他提議。

“假如仿吾真有這末多錢，我們敲敲他的竹槓吧。”

“好的，好的！要怎樣敲呢？”

獨清只是會寫點文章，對於什麼事體不會做，也不會籌劃什麼方法，連如何地向仿吾啓口敲竹槓都要取決於我的。

“對他說，出版部每月給我們的錢不夠我們生活，要他給些錢給我們作準備金，以防不時之需。”

“好的，好的！”

獨清緊攢起他的厚唇，雙腳似乎要跳起來般地那樣歡喜。那種小孩子的神氣真有點可愛。

到了晚上，仿吾來了，我問他是否有五萬元存

在銀行裏。仿吾聽見後，長歎一聲，過了好一會，他才說，

“外面人造我的謠，不要緊。連社內的人都這樣疑我，所以我灰心了。……管他媽的，放一炮，（出幾本必禁的書之意）出版部給他們封了算了。）

他發了一陣牢騷後，才告訴我。他由黃埔動身時，領到50000元毫洋是真的。但是裏面須撥出7000元給一個姓李的收管，作仿吾不在時的兵器化學研究所的一切開支。這個姓李的也是留日帝大的同學，應用化學科出身，仿吾走後，由他代理主任，他親筆（他是我的小同學並且在民國元年和我一同考得留日官費，赴日本的，所以我認識他的筆跡。）所寫的7000元毫洋收據，仿吾給我看了。到香港，把43000元毫洋改匯日金便不滿日金40000元了除在上海日本兩次購買化學用品，去了三萬左右，仿吾說，他借給友人並在日本時的用費也共去了數千，所存的只有五千日金而已。在那時的日金匯價只當國幣的95%左右，再換回國幣，實不滿四千元了。他還把日本津島會社的收據及上海德國

某公司的收據給我看了，事實已然這樣明白，仿吾當然沒有50000的私蓄了。我想，或許是獨清把5000錯認成50000了吧。仿吾又說，他要兩千到歐洲去走走。其餘三千作出版部的準備金。他並且說，他已把這個意思告訴了獨清。

次日，我見了獨清，又把仿吾的話告訴了他。但他無論如何不相信。他說，仿吾存款一定有兩本存摺，他的的確確看見是一個5字，下面有四個圈兒。

“不管他有多少錢，他已經有意為出版部留二三千。我想，出版部的現狀並無須加資，我們兩人各要求他給一千元來暢用暢用吧。

這是我的提議，獨清覺得一人一千元，仿吾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仿吾是個吝嗇鬼，向他要不到這許多。”

“那末各人向他要\$500吧”

“儘管向他說。要得到二三百元都可以了喲。”

獨清露出他的當門那兩個大牙板來在嘻嘻地笑。於是我和獨清間成立了一個密約，決意不給伯

奇知道，一個人向仿吾敲五百元的竹槓。

獨清走後，我的妻來問我，你們商量什麼事情，那樣笑得有味。我也當做一件趣事般地把這件事告訴了妻，但是妻表示反對。

“你不必去妄貪他人所有的，也莫把你所有的胡亂給人家用。要用自己的力量換來的飯才吃得甘美，也受之無愧。你還是向出版部算一算版稅。要一部分回來用。仿吾先生走後，知道他們給錢我們不給。到那時候，怕飯都沒有得吃了。自己有版稅不敢向他們要，還說敲他人竹槓！”

預想不到妻這樣地板起臉孔來罵我。我想，把這件有趣的事說給她聽，叫她開心開心的，反給她措了一鼻子灰。但是過後一想，一般雖然說“婦人之言切不可聽，”不過妻這回的見解實在堂皇而冠冕。捨正當的版稅於不顧，而貪圖非分之錢，的確不對。我便寫了一封長信去要求仿吾，在動身之前，和紹宗商量在出版部存款分下撥五百元給我，作清我的一部分版稅。難得仿吾紹宗都同意了。我只把圖章交給仿吾，第二天仿吾便送了一本上海

銀行存款摺來給我，並將圖章交回來。我的\$500就算到了手。但不是敲仿吾的竹槓而是我應得的版稅。我這樣地要了\$500來，而每月又還向出版部要百元的生活費，把這\$500攔在銀行裏生息，這不單激怒了獨清，並且激怒了出版部的小夥計吧。他們到現在還借用革命的口實(?)來向我放冷箭。在小報上投稿誣陷我，都是起因於那時候對我的惡感吧；然而我並沒有得罪他們啊。

因為我姑妄求之，而仿吾竟姑妄與之的五百元拿過手後，和獨清所約的向仿吾敲竹槓當然不能實踐了。獨清天天來催我要趕快下共同的總攻擊，而我好像是給總經理收買了的，不肯向仿吾動手，又不敢向獨清說我已經支了\$500的版稅。我在那時候真感着一種矛盾，精神上頗為痛苦。關於這點，我算對不住獨清了。然而，在道理上說，我是沒有什麼錯處啊。

獨清還是儘催促我，要我像某軍閥要餉穀地向仿吾先發難，他便好跟着來。

“你先向他說吧。你說了後，我可以從傍幫忙。”

但是獨清無論怎樣決不願意先向仿吾開口要錢。我也儘拖延不願意先說，以後有好幾天，獨清不來我家裏了。我又疑心獨清莫非獨向仿吾進行了麼。我想，如果是真的，那也好，讓仿吾也給他\$500吧。

仿吾動身的日期一天一天地迫近了來，獨清很慇懃地陪着他東奔西走，到公司裏去買旅行箱，買草帽，法國人的銀行裏去替他匯款往法國。因為仿吾打算赴法國，而獨清是熟悉法國情形，並且會說法國話的。

“這位出版部的總座真有大領。獨清也給他撫模得乖乖地聽命，替他奔走買辦物事了。”

我當下這樣感歎着對自己說。我疑心仿吾至少出了兩百元把他收買了吧。

仿吾動身的前兩晚，在北京路功德林請我們吃素菜，表示辭行。次晚，我們在愛多亞路都益處，為他餞行。大家把仿吾灌醉了。獨清忽然走到我面前來，拉了拉我的衣袖，要我到廳外去。

“什麼事？”

我低聲地問他。

“他們真糟！儘是這樣鬧！我們還要有重要的話沒有向他說呢。”

“500的話麼？”

“是呀，此刻不向他要，沒有時候了。”

這叫我真是無辦法了。假如仿吾肯給錢我們，但也是晚間十點多鐘了，怎麼能向銀行支款呢，而仿吾又是明早一早就走了。但我只好聽命，作早散會，叫了汽車一同趕回永安里來，近十二點鐘了。我們三人之外，還有仿吾的哥哥，四個人，坐在永安里128號的三樓上，像討論軍國大事那樣地作鳩首會議。但是仿吾酒意還沒有清醒，瘋瘋癲癲地東扯西拉。獨清則是異常心焦的樣子，儘提出些出版部今後應當怎樣振作，怎樣擴充的話來說，他的用意是想由此促動仿吾聯想到準備金之尚未交下。

“你們要努力呀！”

仿吾擺了擺他的猴兒臉，說了後，又在狂笑。獨清向我作了一個手勢，意思是要我向仿吾要錢。但

我儘坐着不動，不言也不笑。固爲我實在疲倦了。

“要回去歇息了。”

我立起身來要走。

“不忙！不忙！”

獨清忙止住我。

仿吾還是瘋瘋癲癲地把一知半解的法國話說出來和獨清談。過了一忽，仿吾忽然向獨清說。

“你把夏亢龍君的住址寫下來給我吧。到法國後要找他。……”

仿吾拿出一張名片來，叫獨清寫了二三行我不認識的法文，他又把它塞進衣袋裏去了。獨清再向我作手勢，我無論怎樣不願先啓口，我只答覆了個手勢給獨清，他在他臉上登時表示出一種不高興的神氣。

因爲他的哥哥還有話要向他說，仿吾回他哥哥的室內去了。我們看看時鐘又快到十二點了。

“要鎖弄堂了。我要走了。”

我立起身來說。獨清無可奈何地跟着我下來。才下了扶梯，忽然聽見仿吾在樓上叫：

“獨清！獨清！”

獨清聽見推了一推我，臉上登時表現出一種喜色，忙跑上樓，到仿吾的哥哥房裏去。

“真地仿吾有幾百元給我們也說不定。”

這樣想着，也跟了上來。利益應當均沾啊。

“我叫你把夏君的住址寫下來，寫了沒有？”

仿吾坐在他哥哥的床沿上，醉眼朦朧地向着站在一邊的獨清問。我立在房門首，要笑出聲來了，忙極力忍住。

“剛才不是寫了？你擱在衣袋裏了？”

獨清的不高興的聲氣。仿吾探手進衣袋裏去，摸了一摸，果然有那張名片。

“好了，好了！有了，有了！你們滾蛋吧！”

仿吾猴子臉上又堆着笑，一面說一面向我們揮手。

“豈有此理！”

塔地一響，獨清在仿吾的左頰上打了一掌。

“噫！……噫！……噫！”

仿吾呶着嘴唇在苦笑。

“呵，呵哈，哈，哈！”

我一面笑一面走下樓來了。

第二天，我，獨清，伯奇和仿吾的哥哥在匯山碼頭看着仿吾乘長崎丸走了後，我向獨清說，

“我們一路回去吧。”

“.....”

獨清漲臉不高興地不理睬我，也不答應我。我只好一個人走回家來。

王獨清的憂鬱

樹 華

取消派的詩人王獨清，聽說近來還是大著其取消派的詩歌。每當清風朗月，依然是詩酒吟哦。啊，詩人生活！人生幾何！

上月出版的取消派的雜誌“展開”，登載了詩人一篇大著。因為詩人陷入了“取消”的糞坑，所以全節中都充滿着“取消”的臭味！總是在悲嘆着：

“我們這決定了的命運再也不能變更！”

找不着光明的出路，祇有望洋浩嘆：“暗夜底景色越見是越沉悶！”

受了白色恐怖的壓迫。他的心中祇是“悲憤”，
祇是“不寧”！最後便發出悽慘的哀唱：

“誰道真把我們吞滅淨盡！”

到了他的“呼吸都像是在窒息不通”的時候，
只得空喊了幾句“一齊收還”，更希望着那般坐汽
車的人們跪在他的面前！到底怎樣才能夠“一齊收
還”，他却莫明其妙，在他情緒紛紜的時候，便拿出
取消的法寶來了：

“兄弟們，拖呀，拖呀！”

“這？今天的血汗爲換的是勝利的明日！”

哈哈，這是多麼妙的寶法！這是等於說，“工友
們忠實你的工作吧，天上有一個月亮！”把工友罷
工暴動的道路，一筆勾銷，這在資本家方面，你想
是多大的功勞！

“啊，我明白了，詩人所謂上海的憂鬱，”原是他
他自己的“憂鬱”！因爲他看見！階級鬥爭日見激
烈，不合他們取消派的主張，所以這般的“憂鬱”！

取消詩人王獨清

錦 軒

詩人，這獨特的名詞，自然是專指以詩爲業的人而言；可是，以詩爲業的人很多，你倘使都尊他一聲詩人，那末，他在歡喜的心情領謝之下，却又要嫌太籠統了。

歷來，對於以詩爲業的人的稱謂，本不祇詩人二字，而有種種的分別。如詩仙詩聖，詩妖詩魔，詩豪詩伯，詩祖詩宗，詩奴詩婢，詩婆詩翁，此外，還有什麼詩囚詩王，詩窖詩囊等等，門類之多，乃至十有餘種，所以，一般詩人，在詩人二字之上，必須

要人家認清一個派別的頭銜，也就不希奇了。

自從白話詩人代替了詩翁詩婆之後，於是，登壇的時候寫首“出恭是早晨的一件大事”的詩，馬上便做了民國詩聖，抄上幾句太戈爾的神機玄理，即刻便掛上了詩哲之冠；喊幾聲愛妹，情哥，接吻擁抱便是浪漫派的巨擘。因為這樣容易，走上詩人路的人便特別的多了。於是，什麼派別的詩人便比詩翁詩婆還要多上幾倍哩。

雖然，這多年來，白話詩人經過了許多的派別，但我們不難從一位詩人身上，把這派別的遞嬗全盤尋出來，這位詩人，便是本篇的主人翁，取消詩人王獨清。

王獨清身上是負有詩的歷史的，倘把詩歌的派別的遞嬗來比着朝代的更換，那末，王君便是幾朝遺老了。

王君起初是浪漫派詩人，接着便是頹廢派詩人，接着便是理想派詩人，接着便是革命詩人，接着便是普羅詩人，到現在，是九轉丹成，而接着為取消詩人了。

取消詩人者，托洛斯基之高足也，因取消派而產生取消詩人，非敢把詩人取消也。請詩人別要誤會！

等着罷，取消詩人大概不久又要製大批的取消詩歌了！

王獨清與音韻學

委 屏

王獨清詩人，從頹廢之路走到革命之路，一九××年離開巴黎，回國時，寫了一本“聖母像前”，裏面“吊羅馬”一首，震動一時，讀者推為頹廢詩人之代表，接着，出版的詩集是“威尼市”，是“死前”，這裏有倪貽德的獨清畫像，印書紙，厚得如木板，詩祇很短的幾首，定價高，青年學生易於購買，因為，外形與內容並美，方不失獨清詩的地位。所謂革命的高潮，如海水一般地在長，獨清詩人，覺得頹廢不是出路，轉變到革命之路，什麼“十二月十

一”，什麼紀念廣州暴動，薄薄的，厚厚的一本詩集印出來了。文藝界名流說；這是最新的形式，最高的技巧，爲新詩壇最初的創見，值得買一本在亭子間裏抱着姑娘歌吟。

獨清詩人，還寫過歷史劇，叫做“楊貴妃之死”，不，著作正多着呢，還有，獨清詩集，獨清詩選，獨清詩文選，兩年之前，暗雲，貂蟬，還有，預告着尙未出版的獨清全集，獨清自傳。獨清的地位，就是這樣，所以，他做過廣州中山大學學長，上海藝術大學教務長，兼文學教授，他講的是“音韻學”。

他是詩人，當然，音韻學頗有研究，不然，據說是不會寫出詩來，詩人雖口吃，講詩總是拿手好戲像梅蘭芳的表演天女散花，走江湖的變戲法，黎明暉的歌唱毛毛雨，一樣的流利，清鬆，婉轉，嬌滴滴的使人肉麻，眼決手緊使人頭昏，動聽，能吸收觀衆……

獨清詩人，每走上講堂，口裏，總是，輕輕地，慢悠悠地，哼着屈原的離騷，荷馬的史詩，這是詩人的聖典，有如和尚講經，一句詩要哼得很長，是雙聲，是疊

韻，不，是詩人的口吃。講臺下的聽衆——學生，爲了尊重師長，鍼守學校的紀律，祇是沉默着，笑，不敢發出“嗤”的聲音，詩人，仍是忍耐，鎮靜，好像沒有這回事，口若懸河地在講，屈原的離騷，荷馬的史詩，平仄，四聲，等等，等等，詩學上的什麼，什麼……

爲了大學教授的莊嚴，每次必須分發三五張講義，音韻學，版權所有，不准翻印，祕稿，幾年的心血，在巴黎寫起，弔羅馬，哀埃及，非研究音韻不可，否則，不會寫詩，也不能寫詩，這是詩人的箴言，學生，喜歡讀詩的，是記着，預備將來寫詩，到巴黎研究音韻學。

學生，也有聰慧的，也有讀過詩的，也有知道音韻學這麼一回事的；有的是最討厭詩的，上課時，祇是看張資平的小說，張競生的性雜誌，比較有趣，媽的，什麼音韻學！所以，有的說詩人的音韻學講義是研究的心得，但有的說他是抄書。

抄書嗎？不會的，大學教授，外國留學生，名作家，有的學生是這樣懷疑着。

不過，有個學生說，我有一本音韻學，是很遠

的北平樸社出版，日本××著，這是中國的譯本，上海不大容易買到，某某書店雖有代售；但存貨不多；一樣，和詩人的講義一樣，我對照過，曾做了一次詩人的義務校對。哈哈，接着是一陣笑聲，不過這聲浪是很小。

媽的，講義不好保存，印得不清楚，手掌碰着祇是染着滿掌的黑油，要這講義幹嗎，大家買一本樸社出版的音韻學比較乾脆。橫暴些的學生，下面“媽的”口語是如聯珠砲一般在放。

又一次的上課，詩人仍是分發講義，學生依舊接受着，據說，預備代替某種工作時使用，可以節省一個銅子，此舉，美矣！

以後，詩人上課，祇是照例分發三五張音韻學講義，他也不管書記抄寫的可憐，看看講義，一字一句的分析，講着，自己是洋洋得意，並且說，這講義我不出版，你們（指學生）要好好地保存着。

古本，遺著。這是數十年以後的事。

學生們發現詩人的祕密，但詩人永久是沉醉在詩國裏，做那吊羅馬，哀希臘的美夢。